

臺灣之金浦楊與宋行朝關係之研究

唐 羽

— 從后戚上虞楊氏之失散泉州迄於裔衍臺閩

前言

臺灣之居民姓氏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五萬一千九百零四人，此為楊緒賢所作十年前之口卡統計，其與今日或有差異與成長，卻為有關姓氏部分最可靠之資料（註一）。據此統計而大姓列一百，人口數亦占其中之一千六百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人，百分比凡占九六·四二之高，概見其為大姓，名實俱符。此一高比例之大姓，若再求其中排名之首，則始自陳、林而下，黃、張、李、王。次而吳、劉、蔡、楊，凡舉十姓，位居榜首，所占人口更高達八百九十萬一千五百四十六人，而占五二·五之高百分比，益見其所占口數之多，亦為臺灣地區主要人口與姓氏之情形（註二）。楊之為姓，俗以「木易楊」而自稱（註三）。位雖在榜首十姓之殿末，人口總和，亦占此中之六位數而有四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七人，得五·四〇之百分比，僅次於蔡、再差於劉十萬而已。由此推之，其以最近之臺灣地區人口二千萬而言，比數以上述楊氏人口，再加十年來之成長，則大致在今地區住民四十人之中，即有楊氏一人云，諒可成立。

楊之為姓，匪惟在臺灣地區為大姓，其在中國之歷史上，亦為著姓之一，且有輝煌之姓氏史，固非論述之主要。然

若持以前述見於臺灣之十大姓，比較標名見於正史列傳部分之人物，計其所占位置，則次序將一變而為：李、王、張、劉、楊、陳、吳、黃、蔡、林之層次云，此種排名之易位，實已呈現易地、易時代而姓氏人口，即出現不同之比例。此中，除吳、蔡二姓，仍居第七、第九，未為影響外。陳、黃二姓俱降五級，成為第六、第八；林降八級，成為殿末。次則張升一級，列第三，李、王、劉三姓，皆升四級，成為李、王、張、劉而居姓氏榜首。至于楊氏，更直升五級，僅次於劉，成為前五大姓云。見於正史人物，除帝王以外，竟得三一五人，各自擁有「列傳」，垂諸竹帛，窺見其族在史上之蔚盛一斑（註四）。甚至，直至今世而言，楊在中國大陸之姓氏人口，猶居漢族十大姓之序次第六，讓五於陳，實為姓氏裔胄眾多之族（註五）。

楊之得姓，以及姓之源流，古今學者，不乏著論。此中之著者，見於「新唐書」宰相世系，云係：「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為楊侯」（註六）。母奈，此一「楊侯」之國，早已受滅於晉，采地易主別支，屬姬姓之禰（註七）。從而「新唐書」復言另一姬姓之裔，為楊氏源流之說云：「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渠則「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

(註八)。

所謂「晉武公」，亦即故晉「曲沃桓叔」之孫，又曰：「曲沃武公」。周釐王三年（前六七七），滅其君晉侯湑，以寶獻周，受命為晉君（註九）。亦為小宗取代王家，君於晉之故邑（註十）。至於「羊舌大夫」，當為武公之庶出，伯僑之後，世為晉之公室，食采於三縣之地，號「羊舌四族」（註十一）。晉頃公十二年（前五二四），其族羊食我，因黨於宗家祁奚孫，相惡於君，為六卿誅除，并滅羊舌氏（註十二）。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居，後裔遂以楊為姓。至楊章時，生子三，曰：「苞、朗、款」，分仕新興之韓、秦（註十三）。楊款之孫喜，字幼羅。秦、楚之際，為郎中騎從漢王，有功，封赤泉侯，並見於「史記」（註十四）。亦為楊氏，較有系統可溯與典籍依據之楊氏祖出。

蓋楊喜之後，世嗣其爵，固封奪不一，終西漢凡八世、侯十二代（註十五）。喜且為後漢清白吏楊震之八世祖，事見「後漢書」（註十六）。因世居華陰。漢初，置華陰縣，屬京兆郡。後漢改屬弘農郡（註十七）。楊氏之族，凡出此支之後，因言望出「弘農」、或號「四知」而崇楊震。

楊氏一族，始自後漢、魏、晉、隋代以降，冠冕蟬聯，代不乏人，入唐尤盛。其仕於朝者，居第具列於三坊，曰：「靖恭、履道、新昌」，貴赫為冠族，並列門戟（註十八）。唐亡之後，三坊之楊，子孫分為四院，曰：「關西」、曰「蜀中」、曰「淮南」、曰「浙中」。若散居麟府、雁門等郡者，皆出關西院子孫。其在江南、閩越者，又為浙中院之子孫（註十九）。概見宋之諸儒，並主楊出於晉公族之說（註二十）。且為中國楊氏祖系之主流，亦見楊氏之譜，在宋

代尚稱完整（註二十一）。

然而楊氏之源流，固傾於羊舌氏之說，為世認同。唯在漢、魏之際，又有氐羌之楊，出自仇池（註二十二）。但此支之後，疑即「天水」別其望出者（註二十三）。北魏時，又有胡姓之改漢姓為楊（註二十四）。隋、唐、五代，又有外姓之賜姓為楊（註二十五）。再及宋世，又有西南夷溪峒蠻貊之楊，皆一楊也（註二十六）。唯臺灣地區言之，其在早期之移墾時代，移民大率來自閩、粵二省。以楊而言，則殆以望出弘農為首，次為望出天水者，構成楊氏在臺之衆，並以前者居多。但此中之一存在問題，亦則中原姓氏之入閩，傳世之說，非溯陳元光於唐初，率五十八姓入閩開漳，即主王審知於唐末，率兵入閩，而中原氏族與俱南來。至若其先則二者皆為光州固始。由此，臺灣之閩人，既來自漳、泉。漳、泉之族，又本固始而占籍於閩，亦世之通論與一種共識。其實，此一看法，仍存諸多疑問（註二十七）。蓋中原自宋以降，由於宋之南渡，金之覆亡，次及宋行朝之入閩，如楊、趙、葉、汪、粘之諸姓，更為與俱世變，率族南下者，屢見譜牒之敘述，證其非本光州固始（註二十八）。

準此，本文將為探討之金浦楊，亦即來自閩省漳郡之一楊氏，其入閩之發祥地在漳浦之佛潭鎮，通稱「佛潭橋」者。移居臺灣之後，散居北部之數縣市；神主、墓誌，均書為「金浦」，誌其禰遷之地。此一族系，匪祇在臺為盛族，分布之廣，自金門之官澳、湖峰，漳浦縣下之各鄉社。次而營生海外者，其如星洲，印尼等僑埠，且有宗祠之建，未讓原鄉專美。次而又有宗族組織，統其僑外之裔，維護傳統美德。

母奈此一族團之家傳譜牒，已在大陸之文革浩劫，急遭墮毀。由此，吾人在「立足臺灣，關懷大陸，放眼於世界」之今日。若能稍復此種傳統文化之氏族譜乘，則匪惟於一楊姓，其於關懷彼岸同胞，重建既毀之文化資料，提供鼓勵方面，亦具重大意義，而值試行之舉。

其次，如前所述，既往之共識，漳、泉之人，殆認為其先皆遷自光州而為固始之產。唯若前舉楊、趙以下該姓，已言彼別有遷地，而非一本共識之說。從而以楊氏試行探討，亦毋異另闢視野，為姓氏之移動，建立另一嶄新之認識，以及提供線索。

復次，以此族系之列為史事問題，更值進行深入之瞭解者，亦則此支「金浦楊」之先，依據其譜之說，係出南宋行朝之戚畹，源出浙江之上虞。上虞之先，又來自閩封。宋亡之後，隱名民間，致去處成為歷史之懸案。後世學者曾數致力求其水落石出，終未見完滿之結論。今持之為探討，並溯其源，或將有助於懸案之解決，俾補史之誤謬。更為譜學之地位，發揚大用，一改侷限於家族之研究，此種觀念云。且亦喚起同好，並作共識，自創更廣之研究範疇，信不無可行焉。

一、宋末行朝之建於閩與外戚楊亮節之歷史懸疑

(一)行朝之建立與舅家楊氏之史評

南宋一五四年之享祚，原係建都臨安，因就帝都為政治之中心而言，德祐二年（一二七六）二月，元將伯顏攻入臨

安，宋拜表投降，臨安朝廷實已滅亡（註二十九）。然而後之史家對於宋之亡國，並不繫事於德祐二年，而繫年於祥興二年己卯（一二七九）。明年，始接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註三十）。係因宋在臨安告急之前，曾由文天祥亟請於謝太后，以度宗皇帝二庶子出鎮閩、廣，為萬一之備。此二庶子，一為吉王昀，年八歲，一為信王昀，年五歲。唯太后不從。迨及兵迫臨安，諸宗室復以請，乃徙封昀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昀為廣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而是生母淑妃楊氏亦與偕行（註三十一）。

次或基於至親莫若渭陽之觀念，擢淑妃之弟楊亮節、昀生母俞修容之弟俞如珪，分別為二王府提舉，保護二王與其生母暨趙與擇等親信人若干，夤夜走出嘉會門，渡浙江而南下（註三十二）。中途於婺州，追兵踵至，乃由同出戚畹之駙馬楊鎮，阻緩追騎，使二王一行逃脫，楊鎮被執。而舅氏楊亮節等，負二王徒步匿山中七日，逃抵溫州（註三十三）。

其后，臨安之陷，恭帝被俘北去，遂由陳宜中、張世傑、陸秀夫等，奉益王於瑞安。航海福州，立昀為帝，改元景炎（註三十四）。並冊淑妃楊氏為太后，同聽政，而陳宜中為左丞相、李庭芝為右丞相、張世傑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簽書樞密院事（註三十五）。此即景炎元年（一二七六）五月乙未之事，亦為宋行朝之建也（註三十六）。

此行朝之建，其在歷史意義上，為延長宋祚，為時之忠臣義士，存一隙希望，如當日高宗之建炎中興云，亦由建元「景炎」而可看出。無奈，二年后，昀死；群臣復推昀立為帝，改元祥興，先後卻祇延祚四年，而於祥興二年（一二七九）二月，被滅於厓山，蓋亦天命也（註三十七）。

如此，後世史家在研究宋史時，亦將此四年名爲「行朝」，肯定爲帝祚之正統。況且，行朝之建立，忠臣義士之不屈於元者，相從亦衆。因稽其有此存續，對於二王，凡有護翊之功者，自爲忠勇不拔之士而無可疑者。歷史自應予適當之評價，事實卻未見及此。

蓋今人閱讀「宋史」，對於行朝之建立，若就其後大軍之兵敗崖山，陸秀夫負帝投海，張世傑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而立之，再圖號召。時太后云：

我艱關忍死者，正爲趙氏祭祀尙有可望爾，今天命至此，夫復何言（註三十八）。

楊太后於作此最後之語後，遂赴海死。世傑因葬之海濱，旋自溺死，宋亦亡。由此觀之，二王對於存宋祭祀者，繫在其爲先君之遺裔，流一脈血統。血裔亡，國亦可亡，爲天命也；當爲古之觀念。準此，行朝四年之存續，二王舅家之貢獻，豈不云大。

母奈，史筆之對於二人，俞如珪後於景炎二年（一二二七）十二月，行朝敗走井澳時，爲元將劉深執於七州洋，爲擄於元，下場未詳（註三十九）。但主要之楊亮節，其爲太后之兄弟，二王之戚家，功在行朝，亦不亞於陸秀夫、張世傑之倫，位次更不在蘇劉義之下。無若元人之修「宋史」竟未爲之立傳。且於忠義趙與澤傳云：

趙與澤，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澤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澤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澤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

卒遣之。瑞安受圍……與澤、洪率衆巷戰，兵敗被繫。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今能降乎？」與澤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尙何問爲？」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註四十）。

所謂秀王，係太祖少子德芳之後，孝宗其七世孫，嗣秀王伯圭，即爲孝宗之同母兄，與澤爲此支之後，而爲國家近親，地位崇高，且爲同奉二王出宮航海宗王。如此，史筆未爲楊亮節論定百年，卻通過「忠義傳」而將與澤之死，歸咎於楊亮節。質言之，其死亦即來自宮廷中之政爭，爲后黨楊亮節之不能容物，以及對於人之賢愚，未具判斷能力。與澤以不該外放，而卒被遣爲前線之監軍，其死自爲國家之失，而咎在前者。

元人之治史既此。其間，雖有佚名之存「昭忠錄」與明人錢士升，有「南宋書」之作，且爲蘇劉義補傳（註四十一）。獨不及楊亮節，致楊與行朝之關係，乃至身家、出身，最后之下場，亦皆含糊其詞。甚至「居中秉權」四字，殆成其一生之污垢，行朝四年，生死存亡，悉成絕響（註四十二）。抑有甚者，其如投海殉國之楊太后，爲行朝母后而同聽政：「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註四十三）。其死節之大，後世黃淳「厓山志」於論楊太后葬處時，引全太后與之比評云：

伯顏寇臨安，全太后從少帝入燕，卒亦爲尼……以死。嗟夫：死一耳。何如楊太后之爲烈哉！雖葬地莫辨而全節之享，則萬古有餘榮焉……（註四十四）。
唯「宋史」於全太后，亦傳之甚詳。獨對楊太后傳亦疏簡，后之出身於何家，戚畹其有尹誰，竟無從「宋史」看出

(註四十五)。餘若駙馬楊鎮，其阻緩追兵，本亦稱壯。母奈其執北去之後，若據個人之研究，其後轉仕於元，官至江西行省左丞，風流而著(註四十六)。「宋史」未言。「元史」則祇見一絲痕跡(註四十七)。明人曾譏「宋史」為繁蕪，獨清之學者譏之為疏略，於此實見兼而皆中肯。

(二) 楊亮節之生死使史家陷入歧路

宋末行朝之建立，楊亮節雖有護翼二王之功，其生平既無從獲知，存亡亦未能由正史看出。唯若別求其他私家著述，卻亦獨見於周密「癸辛雜識」聽自傳聞之說云：

(祥興)己卯歲二月，北軍大至，戰于厓山……南軍大潰，王及樞密使陸秀夫，楊亮節皆溺海而死焉。時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謂蘇劉義實著忠勞云(註四十八)。

周密，字草窗，為南宋著名文人，著述甚多。理宗朝時，曾為楊亮節父：楊纘家中食客，對於楊家之事，自瞭解甚詳。故其撰述之關於楊家故事，常秉筆直書，亦未迴護

(註四十九)。然獨對於上述「楊亮節溺海」厓山此一事件，說法籠統，而亦未有較深入之補述。且美譽未死於戰役之蘇劉義。究竟來源，係屬間接之傳聞，因於文末註有：「姜大成云」。識見消息之可靠性，周密在著述時已懷疑問，遂註此四字，留待後人求證。

宋之行朝長達四年，初自建立于瑞安以後，浮海福州。福州陷落，復次出海，輾轉其行在，進入廣東沿海。最后，建立行宮於厓山，升碭州為翔龍縣，廣州為翔龍府(註五十)。楊亮節若仍隨從行在，即其間之史事變化，人事之紀，固因時迫於元軍，不免遺漏失紀，有其可能。唯後

之史家卻指言係因前與宗室趙與擇事件，迫後者外出監軍，被俘而死，遂為「史家所譏」。此種說法，既不能服人，亦非定論(註五十一)。其次，又有一說云：楊淑妃為楊鎮之長女。然則，楊亮節既為淑妃兄弟，寧非楊鎮之子。楊鎮至成行朝之外戚。概見說法更為謬誤，學者已有指摘(註五十三)。

又次，旅港學人饒宗頤於「九龍與宋季史料」之「楊太后家世與九龍楊侯王廟」一文，徵引「趙氏族譜」、「宋史」、「浩然齋雅談」、「圖繪寶鑑」等，撰述「楊太后家世考」而附有「世系表」，內容亦多處有待商榷(註五十四)。

然最大之誤導史家研究方向者，莫如九龍寨側有一侯王廟者，其廟之由來，在道光二年(一八二二)，羅世常為之撰書「重修侯王廟碑記」時，其文有云：

余客九龍之五年，道光二年也，適楊侯王廟壞桷朽腐，眾議重修……不越月而廟貌煥然，謂非神之威靈感人之深，而能如是乎……自宋迄今數百年如一日，又安知非侯王助法護宋，本此敬心，以敬君父，而能起後人誠敬之心若此乎(註五十五)。

在此碑文之中，固未書出楊亮節之名，然稽諸當日矢忠護國之楊氏，除楊亮節外，亦別無他人。其後，陳伯陶依此前提，鉤稽史實，遂謂此侯王非楊亮節莫屬。次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由同人撰「新修侯王古廟聖史碑」時，於文中明言「侯王廟……相傳神楊姓，佚其名，南宋末忠臣，始封侯，晉封王，故稱曰侯王，余曰：『此殆楊亮節也』」。……至元十三年五月，是即帝位福州，冊楊淑妃為太妃，亮節居中秉權。……諸將俱憚之。當時勞苦功高，為朝廷具瞻如是。自是如後，亮節遂不見於史。……九龍古官富場地，疑亮節

道病卒，葬於斯土，土人哀之，立廟以祀，史蓋失載也……
(註五十六)。「由此，港九之學者對於楊亮節是否果死於官富場，而未亡於厓山，自亦時被論及。

誠然，其論侯王廟者，除饒宗頤而外，已故學者羅香林氏，亦曾著論曰「宋王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乙文，文中於論行朝之興敗西移淺灣事有云：

(景炎二年)六月……蒲壽庚及元帥劉深，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宋提舉楊亮節似即以拒敵於官富寨側，而殉難其地，即今日侯王廟地址。帝昀等不得已，遂於九月西移淺灣，即今日新界荃灣，而局勢遂又一變
(註五十七)。

然後，對於上述楊亮節殉難之侯王廟地址一節，仍為附註之文字，持保留之態度，認為：「然謂亮節疑於道中病卒，而葬於斯土，則或仍有可推究者 (註五十八)」。

概見，氏於此事亦存疑問。
之后，復經數年，有執教珠海書院之友人蕭國健，著「香港侯王廟所祀奉之『楊侯大王』考」一文，廣博徵引，認為此廟所祀主神，雖為「宋忠臣楊氏者」，惟並非為「楊亮節」云 (註五十九)。如此，其關行朝之史實既昧闇若此，為史事之空白，豈不令人引以為憾。

(三)楊氏譜牒之紀述亮節為入閩始祖

前言相關於宋行朝之昧闇難解者，既述如上，但史料亦非絕無。蓋個人雖祇為一治譜者，涉史於宋亦淺。然由於多年之投身譜學，亦曾注意及此。唯多年以來，祇稍集資料，未理之成文。迨及民國七十七年夏，因有幸乘出席香港珠海

書院之學術研討會時，將之綜理成文曰：「南宋楊皇后家族之研究」，提大會宣讀。內容係從史料與譜系之學著點改正史實，兼為寧朝以降，直至宋亡數列后戚之楊氏諸成員補傳。此篇報告，雖非專為探討楊亮節而文，但從史料之顯示，楊亮節實不及入粵，自未從行在左右 (註六十)。從而九龍侯王廟之神，縱然為楊氏之賢者，亦非帝舅楊亮節焉。

蓋個人持論之依據，係多年以來之治譜生涯中，曾從閩臺二地之「楊氏族譜」中，發見其子姓來源之敘述，曾提及宋臣楊亮節為其入閩之始祖，而於泉州與行朝失散。窺見楊亮節非但自福建而後，即未隨行朝南行廣東，則何來有其殉難官富寨之事。況當年之周密，聽自姜大成之說，亦出傳聞而已。

其次另一疑問，亦則行朝大員之中，忠臣如文天祥者，遺著有「指南後錄」，其自序為「壬午正月元日」。由序文之內容，窺見係身荷宋之興亡為己任以外。自厓山行朝潰敗，被擄至燕京而投於獄中，至此壬午 (按至元十九年)，亘己歷四年。縲紲之中，因日誦「杜詩」，以及緬懷故國之餘，又感於行朝各種敗亡之因，形若檢討過去，遂引杜甫為文中知己。進而集其詩為「詩錄」且若褒貶，意待：「後之良史，庶幾有改焉」之意 (註六十二)。

由此，後文乃自「社稷第一」，「理宗、度宗第二」，以數為一節，先敘史事於先，次加所欲言若評語，又次則輯引「杜詩」四句，集為一絕 (註六十三)。直至「第二百」止。但自「墳墓第一百三十九」以後，均為周圍之私事。「祥興第三十九」以前，大抵檢討朝事與戰事 (註六十三)。次則自「陳宜中第四十」之後，恒以人事為對象作紀者，自陳宜

中、張世傑、蘇劉義、曾淵子、江萬里等，迄於鄧光薦、家鉉翁，計舉二十五人，臧否直書，未見有諱（註六十四）。

此中，若「第四十一」之張世傑云：

世傑得士卒云：每言北方不可信，故無降志。閩之再造，實賴其力，然其人無遠志，擁重兵、厚貲，惟務遠遁，卒以喪敗，哀哉（註六十五）！

又次「第四十三」之評蘇劉義云：

蘇、京、湖老將，雖出呂氏，乃心專在王室。永嘉擁戴，實建大功。後世傑用事，志鬱鬱不得展。其人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厓山與其子俱得脫，亦不知所終（註六十六）。

位次較低之士，亦提及軍器大監趙時賞、正將徐榛等，一死於被執，一死於道病（註六十七）。唯此有心留待「後之良史……庶幾有攷」者，卻獨未及楊亮節，寧匪旁證楊亮節並未與文天祥共事於行朝。

誠然，此一胸臆之見解，若能引來學界之幸賜認同，亦無疑大有俾助於南宋行朝之研究，推而上之，信其亦可解決若干懸疑之問題，譜之為學亦受注重焉。

二、臺灣之金浦楊與宋末外戚之關係

臺灣自古為荒裔之地，早期未服教化，紀述屢見於志書，且庸贅。唯在明鄭之前，已流寓臺灣之沈光文所著「雜記」，提及臺灣之土著云：

（臺灣）土番種類各異，有土產者，有自海舶飄來及宋時零丁洋之敗，遁亡至此者；聚眾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語處處不同（註六十八）。

沈光文之原書，至今未見，此則係見於康熙「諸羅縣志」之抄錄。但「諸羅縣志」卻於抄錄之次，別引「宋史」厓山之戰為之辯駁云：

考「宋史」云：「張世傑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出，將趨占城；土豪強之，乃回舟艤南恩之海凌山。颶風大作，世傑登舵樓露香而祝，遂死。蘇劉義出洋，為其下所殺。」當時厓山之眾，非死即降耳。諸番氣類，渾與中土之人不相似；沈說恐未必然也（註六十九）。俱見「縣志」並不認同此一說法。然而更後之「臺灣通史」卻云：「蒙古崛起，侵滅女真，金人泛海避亂，漂入臺灣。宋末零丁洋之敗，殘兵義士，亦有至者（註七十）。」亦見事待商榷。

然則以臺灣之居民，直接置於金、宋之亡，言其漂海來臺，固存疑問。但臺灣自明鄭驅荷而後，沿海閩人之不屈於清人者，相從明鄭渡臺。明亡清領以降，海禁大開，閩、粵移民，相繼而湧至，三百年來，宗分禰遷，渡臺之一祖，衍而為數支，再衍為茂族。則南宋末葉，蒙古南侵，金亡而其人分散，後四十餘年宋亦以行朝入閩。行朝之亡，宋家巨室隱姓民間，次及明、清二代，支裔移墾來臺，則屢見於民間流傳之家藏族譜（註七十一）。

其次，日人於據臺之民國十五年，曾作「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而據此調查所獲之統計：當時，本省籍漢人共有三百七十五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八點四；其中福建省系人口為三百一十二萬人，佔漢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三點一；廣東省系人口為五十九萬人，佔漢族人口百分之十五點六；其他漢人僅有五萬人，佔百分之一點三而已。

(註七十二)。其在福建省系之中，來自近海之漳、泉二州者，更占三百萬餘人云。臺灣之有宋、金遺民一事，並非絕無來由。

由此，本文將為探討之金浦楊氏，亦即此種入閩於宋亡之際，子孫占籍於閩。次及明、清以下，再以渡海墾耕之一遺民為例。

(一) 頭城楊氏修譜為歷史鉤沉

民國七十一年冬，筆者受聘為居住宜蘭縣頭城鎮福成地方之一聚落，楊氏家族主持譜局，修其族譜。此支楊氏之先代，來自清代之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英南橋林地社，為見於其家所藏，傳自祖籍地之一紙家乘上面。至於公媽牌上面，又書額為「金浦」二字。所謂「金浦」之名，似出何喬遠之「閩書」。其后並見於「漳浦縣志」卷三，言其風俗條之引用云：

閩書云：舊有金名焉，諺謂之「金漳浦，銀同安」，今或不然，未遠古也。其民殷庶，其君子嫻于文詞，不但用以取出身而已。(註七十四)。

蓋漳浦一縣，地處近海，兼有魚米之利，富庶僅次於龍溪，而有「金漳浦」之稱，略而謂之「金浦」，而與同安籍墾民之額其公媽牌為「銀同」，具相同之意義(註七十五)。

至於英南橋，為「佛疊橋」之訛音，地在十七都梅月城里，名為「佛疊橋市」。「距縣東北五十里，宋嘉賓鄉之常樂里也(註七十六)」。清初由於防備明鄭，施行遷界時，沿海諸圖皆為棄地，因特令漳浦營城守遊擊，專駐官塘保之趙家城。復界後，仍歸於本縣，統保為五，而與趙家城同屬於官

塘(註七十七)。又次之林地社，攷之同上「縣志」，知為「林埭」之訛音，「埭」為「以土堰水，往來舟舶征權之所」(註七十八)。或名「埭堰」(註七十九)。再冠以地名，成為指定名詞。名為「橫林埭」，亦在十七都(註八十)。

楊氏渡臺於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至今世傳七代，首尾八世，聚族約三百餘人口，在十餘年前，猶共居一庄，擁奉一祖傳以來之舊閩南式大厝與公廳。閩族之間，尚能辨清彼此之輩分，以及口碑能祖述渡臺以來，定居於此間之遷移過程；宗族盛衰分衍之往事。甚至，亦能簡單敘述祖籍佛疊橋，相關於祖先之若干佚事。

然就其家所傳之前述家乘而言，除上世傳下之輩分字韻二十九字，尚稱完整。次則渡臺祖之上代二世簡略生卒紀年以外，其后之傳世與分支之情形，即有公媽牌可為依據。另在四十年前，已有小宗別祖為禰，立有私公廳以及自為其支之簡略紀載。獨對十世以前之部分，卻毫無現成資料可循。

唯譜局既開，乃經多方蒐集資料，以及借來宜蘭地區其他同屬「金浦楊」之多種抄譜，亦發見所用之字韻二十九字，雖有文字之誤抄，傳世大致相同，餘亦未能多大突破。但其間有一來自金門官澳之楊厝遷臺，居於南部梧棲之一支楊氏，曾將其祖先傳說之簡單故事，整理為文字，被收錄於坊間所得「楊氏大族譜」上面，題曰「金門開基祖履歷史」者云：

金門開基始祖亮節公，身為國舅，官居處置使，娶妻林氏乃。四十餘代前，宋朝趙匡胤帝時代，楊令公名業之派下子孫。至宋末帝昺時代，一部份由山西省山後岢嵐山，再出山扶宋帝昺。當時，元兵佔中原，亂殺漢人，

金門開基祖，擔任保駕宋昺帝，逃走來福建，即時降旨，召全國兵馬來救駕，因靜待數月，不再見救兵，昺帝見大勢已去，不能挽回，不得已，跳海自盡。金門開基祖亮節公無主，不愿扶元朝，故隱流在金門建居，為開基始祖，生下三個兒子，長曰佛細世昌公、次曰佛成世耀公、三曰佛曇世隆公。其中，長子世昌公之派下生八子，再流傳十九代後，至淵簡公生下三個兒子，長曰鴻潛公，生三子。次曰鴻江公，生一子。三曰鴻畔公，生兩子，長子曰迎請公，傳一子，居住金門；次子曰至器公，過臺灣為開基祖，傳下八個兒子。金門親族，乃古時三個兒子，所傳下人丁。現時已有數千人，內中過臺灣至器公，過南洋榜生公。往〔佳〕漳州浮南橋，乃世隆公之派下；楊城外公，更為昌熾。兼科甲蟬聯，傳人丁五十九村。往福州楊合春號，所過外洋皆經商，皆大發財，兼人丁昌盛，而世昌公及世耀公之派下，亦分湖下、湖尾、董林、古龍頭等之分派，中間亦有明朝時代出仕，父子叔侄三狀元。金門雖小島，文人學士亦不尠，誠有數之名島也（註八十二）。

以上為其全部內容。唯文字之間，固部分似覺不類，而撰文之人，雖通文墨，卻非能手，亦一眼可以看出。但主要之「履歷」出處，似出自祖傳之口碑，而非來自典籍中之取材，從而口碑之傳誦，亦歷經年代之久遠，漸雜入出現於戲劇上所傳之故實。然後，於臆測、附會，乃至於認同而雜入原有傳誦之口碑中，欲藉以作較詳細之表達，增強內容，則由文字之提及「趙匡胤帝時代，楊令公名業」一節，可以看出。至若其餘之記載，如「亮節公身為國舅」、「元兵佔中原，

亂殺漢人」，亮節「保駕……逃走來福建」，卻與楊亮節護二王逃出嘉會門，經金華南下，抵溫州之江心寺，而召張世傑於定海，陳宜中於清澳。次於江心寺中，奉益王昀就坐於舊日高宗南奔時，所使用之御座上，哭座下，奉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事一，遙相脗合（註八十二）。

又次，「帝昺見大勢已去，……不得已跳海自盡」等，雖人事與事象略有出入，卻見大意與行朝之由來，行朝之結局，相去不遠。因耐人尋味，為一項意外之發見。

其次，「履歷史」之另一發見，即為上面所述人物之外，所附一紙「家系統圖」，列有前述「淵簡公」以下迄於重孫輩；共舉六世之諱名，或名字之旁又附有一列取自字韻，以為命名文字，依次讀之，成為「淵、明、允、篤、誠、忠」共六字。蓋福成楊氏家乘上面之字韻二十九字為：

世、代、佰、景、文、愷、正、廷、國、家、宣〔宣〕、惟、良、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叔〔肅〕、恭、懿、全〔宣〕、珠〔慈〕、惠、和。

此中，誤入白字三字。但前舉六字，卻與此一字韻中之第十七字，迄於二十二字，相為脗合（見附表一）。

復次，「履歷史」中之提及楊亮節生下三子：三曰佛曇世隆之子孫，住漳州浮南橋，傳下人丁五十九村之紀述，更為一大鼓舞。所謂「漳州浮南橋」，亦則「漳浦之浮南橋」，如前所述；「佛曇」為其原名。其后，或訛為佛潭、佛南、芙南、浮南、浮龍，皆因「曇」為冷僻字，而福老語音傳化，見於縣志者亦書為「佛潭橋」，見其概略（註八十三）。

知（註八十六）。

但由其人於從事實遷之餘，亦涉及收藏譜牒，而出其藏譜數種袖示。因得一冊顏曰「金門湖峰楊氏宗祠奠安誌」者，志為金門湖峰之小宗楊氏，於民國六十三年八月間，重修祖祠之實錄，商借之影印。蓋此志之楊氏，亦遷自官澳，則見於卷首「金門縣湖峰楊氏族引」之二云：

入金門官澳鄉始祖亮節公，由浙江省杭州移居……公為宋淑妃慈禧太后之胞兄。德祐間，元兵侵宋迫京都，公輔慈禧太后及二太子廣王昀，益王昀（昀），如婺州，元兵進迫，遂入臨（瑞）安，匿山中凡七日，旋走入溫州，居江心寺，嗣復航海福安。公同丞相陸秀夫、張世傑等，立廣（益）王昀（昀）即帝位，尊淑妃為慈禧太后，益（廣）王昀（昀）為衛王，公為處置使。元兵又逼福安，公隨帝遷泉州，詎招撫使浦壽庚悖亂，閉城不納，時公因軍務別往。迨回，帝已揚帆南遷公不及焉（註八十七）。

上述此一「族引」，撰者楊志文，為湖下楊氏之「誠」字輩（註八十八）。所記之事，除「宋淑妃慈禧太后」一語，似覺不類外，餘如「益王」之作「益王昀」。「瑞安」之誤為「臨安」。又次之「益王昀」即帝位，誤為「廣王昀」。「廣王昀」為衛王，誤為「益王昀」等，為抄寫或手民之誤植，乃至傳說之混淆。其餘史事，如楊氏來自「浙江省杭州」，楊亮節為宋淑妃之兄弟，德祐間二王出京之過程，路線，即帝位之經過，尊淑妃為太后事。乃至「招撫使浦壽庚悖亂」等，大致均可由「宋史」等史料，找出依據，事象脗合。但若指實內容係抄自「宋史」，即亦有待商榷。

至於稱太后為「慈禧太后」一事，則攷之正史，歷朝之后妃大抵均有尊號、諡號見於正史。唯尊為「慈禧」二字，僅見於清穆宗生母葉赫那拉氏，於穆宗、德宗二朝，垂簾聽政，凡四十七年，裁決大事，有其權略，而為史上著名之女主（註八十九）。「慈禧太后」為帝母，幾為家喻戶曉之常識。由此，受自後世歷史事件之耳濡，以為皇帝之母，必稱「慈禧太后」。況且，古代女子之入帝王之家為后妃之貴，至擁有各種諡號或尊稱之事，若非發生當時，已有正確之文字，登於家乘，書於典冊，口傳之事，傳訛、附會難免。而撰者知識之深淺，更為重大因素，亦為其后得自楊氏族人之補充（註九十）。

然而此一「族引」，對於楊亮節在行朝南遷之后，後段復有敘述云：

（亮節）公隨同三子追尋至漳州，第三子因途勞染病，不能從行，寄養於漳郡漳浦縣佛潭村，公復同二子；長佛細、次佛成，來廈覓航，將欲南渡，忽聞慈禧太后及帝，在龍登洋遭颶風，覆崩舟中，公進退不得，遂埋名來漳州，隱於官澳鄉，不為元臣，因而肇基焉（註九十一）。

以上為相關於楊亮節與行朝之紀述。至於湖峰楊氏之系出，「族引」中亦言；其始祖名建業，乃官澳二世祖佛細之三子淑季所出，時已為明朝初年。因避倭寇而定居於此地，子孫蕃衍，聚族成村，而名為「湖峰」。迨及後世子孫，為溯源崇本，遂立小宗宗祠於村之西北隅（註九十二）。

以上，經由「族引」所記為史料而鉤沉，已不難發見金門湖峰楊氏之祖，係來自官澳。官澳之祖名佛細，此一佛細

亦即「梧棲譜」之佛細世昌，為宋末楊亮節之長子。至楊之未隨行朝南下，係因景炎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乙巳，端宗由福安入海（註九十三）。楊亮節未及偕行。同月二十三日，泉州市舶司蒲壽庚之叛變，致行朝未能入蹕泉州，乃再移潮州（註九十四）。但蒲壽庚叛變之內容，紀述已趨於說法互異，成為「悖亂」與「閉門不納」（註九十五）。

最后，「后及帝，在龍登洋遭颶風覆崩舟中」，似係指景炎二年十二日丙子，「是至井澳，颶風壞舟，幾溺死」一事（註九十六）。其后，行朝覆亡厓山之事，已未被提及，亦引諸史料為比較，皆可鉤出。

（三）戲劇與歷史混淆為一之祖先傳說

楊氏族譜在纂修過程中，由於個人鑒而不捨，進行多方追蹤，其間亦出入國學文獻館，承館長陳捷先之助，借得修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之「楊氏婁城支譜」，從中獲得若干始輯於宋代之楊氏上世資料，窺見較為可靠之源流以外，同時亦意外自「趙氏族譜」中，輯出未詳成書年代之宋諸帝「玉牒」。由「度宗二配楊氏」，與「端宗玉牒」中，看出楊鎮、楊亮節、楊太后等之若干瓜葛關係（註九十七）。

至此，綜合前面數種資料，進行比較。佐證頭城福成之楊氏，既來自漳浦佛潭，而佛潭之先為系出楊亮節三子之後，宋亡之際與進入浯州之楊，同出一祖，至此已見眉目。

然而在追蹤之過程中，令人懊惱者，亦則歷史上之楊氏出現在戲劇中者，見於十八反王之隋煬廣（註九十八），安史之亂者有楊貴妃兄弟（註九十九），入宋之後又有楊家將更為家喻戶曉之民間故事（註一〇〇）。從而於臺灣之舊社會而言

，早期受日人之統治亘達五十年。「歷史」二字在臺灣之民間，幾為「戲劇」之代名詞。例如弘農楊氏奉為遠祖，以「清白吏」而著之後漢楊震，於「後漢書」上面諸儒尊之為「關西孔子楊伯起」，而後世之楊氏更以其廉潔之佚事，名之為「四知」，或曰「四知堂楊氏」自居（註一〇一）。但臺灣之頗多楊氏，但知楊家將；楊令公、楊令婆，而不知楊伯起者，誠不知凡幾。至於提及後宮之賢后而言，又知「楊貴妃與唐明皇」，卻遑論「楊太妃」或「楊太后」。甚至，有一吾鄉之文獻界前輩，更來函指摘「楊太妃」亦即「楊貴妃」，……太真艷事污染宮廷……應以迂迴避免……藉以隱惡揚善」，主張襲抄「前人之說」即可，提強烈之反對。

至於福成以及其他分布宜蘭、北縣三貂地區之金浦楊氏，進行田野式之訪問調查，所獲之結果，雖有言來自「佛潭橋」者，對於祖系卻直認為：「由六使公而來，為楊六郎、楊宗保之後」。所據之理由為均曾參加「大使公會」，而六使公亦即楊業之六子楊延昭（註一〇二）。

此種認同之過程，今人邱坤良在其論著「民間傳說與歷史中的狄青」一文中之結論，曾有評述。現在所看到臺灣北部；三貂與蘭陽地區頗多楊氏族人奉楊六使為其祖，亦即邱坤良所云：來自戲劇上英雄人物之被注入靈魂方式，屬於「出自民間道德意識的英雄崇拜」（註一〇三）。至於認同之直接力量，係來自移墾社會時代，不同地區之同一姓氏成員，欲藉通過同祖之崇拜，結合散處各墾地之小股力量，形成僅次宗族之巨大團體，加強必要時之互為倚援一類。並非有意之數典忘祖。至於蘭陽地區之楊而加入三貂地區之同姓祭祀圈，至今雖未見相關之論者出現，度之當與蘭陽地區

之開發，係以漳籍移民為主，待機於三貂而進，因以歷史關係與地緣、祖籍而延長認同，為初步之揣測。

唯上述六使公會之成員，雖包括有漳浦、長泰、詔安、平和、南靖、龍溪等漳籍各縣之成員在內，在漳浦之楊如福成而言，仍流傳有一、二則其始祖曾在佛潭橋受黃姓排斥之故事，直流傳至近世，楊、黃二姓仍不通婚媾（註一〇五）。次則祖先之忌辰，均須在大清上供完成祭祀之事，係與逃難有關，稽其原因又彷彿與楊亮節以及其染病之三子，帶有關係（註一〇六）。

福成楊氏族譜在其族人一再催促之下，於一年后草率成稿。稿成以後，又因當時兩岸關係尙處對立之下，既未能前往漳浦祖籍實地求證，主修者又堅持在其古稀之年，付印而作為一項對祖先之獻禮，分與族人。緣亦未能再為更精細之校訂，遂於七十三年出版（註一〇七）。由此，譜成而內容仍存在頗多未能解決之問題，其中之最重要者，莫如上世之世系；如漢唐以降，弘農楊氏在宋之分衍，次則福成楊氏上溯佛潭之間，若干無法疏清之傳世關係。

但亦有幸者，即稿成之前，另獲同輯於楊志文之「金門官澳楊氏族譜」資料，其首篇之「楊氏祖序」，文后繫年為「順帝至正元年正月世隆序」者，其序云：

楊世（隆）宋人也，父亮節，同楊鎮仕宋。德祐間，元兵侵迫京師，乃奉度宗楊淑妃，及度宗二子顯（昀），昀如婺州。（淑妃乃亮節之妹也），二月元兵侵犯京畿，追將反（昀）之，鎮曰：「我死於彼，以緩追兵。」元執之以還臨安，節乃得（昀）二王，匿山中凡七日，乃走溫州。航海至福安而即帝位，遂尊淑妃為太后，封益王

為衛王，亮節為處置使。冬十一月，元兵又侵迫福安，亮節隨帝再遷泉州港，遇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再遷入潮州。時亮節因公事在山，未及從焉，伏兵又在邇，聞帝及太后已崩，進退不得，乃隱寶珠石之下居焉。遂相地之宜，播種百穀，恥為元臣，乃埋名晦跡以終身（註一〇八）。

此一「祖序」，由其文后之署「至正元年」，時為西元一三四一年，而宋亡厓山已歷六十年之後。序之世隆為楊亮節之第三子，「梧棲譜」所謂「佛曇世隆公」者，宋亡時其年尚幼，經六十年而有以告後之子孫，為「序」此文，當有可能。並且，由其出自「世隆」論之，其先當修於佛潭橋寓居。因佐證金門官澳、漳浦佛潭、臺灣宜蘭三地之楊，實具瓜葛關係。

三、從民間之治譜攷證「宋史」之謬誤

治譜之難，其難曾見古人亦慨嘆有甚於治史，然未身歷譜局之前，或不以為然。其實，修譜牒之事，在近百年之臺灣而言，初由於日人之殖民半世紀，臺灣與祖國之間，交通殆絕（註一〇九）。踵而四十年來，復由內戰之餘，政權對立。早期移墾臺灣之漳、泉、粵後裔，植根臺灣，已歷百五十年以上。譜牒之事，原為二十年、或三十年乃至五十年須為一修者，亦因前述政治因素、經濟因素，付諸荒廢；致子姓與祖居之間，音訊兩絕。迨及近年，雖以經濟之轉形，社會型態之改變，在臺之聚族者有心慮其族散，起而呼籲，為根源祖系之追尋。然線索斷絕百餘年之後，復欲從頭而理之，治絲愈棼，譜事之難難於治史，亦非虛言（註一一〇）。若楊

氏之譜，亦不失爲此中之一例。

幸而前述尙餘之疑難問題，迨及民國七十七年夏，終於獲得意外之突破。蓋七十六年十月，由於德政之施行，開放大陸探親。次及七十七年春，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爲已故歷史學家羅香林先生逝世之十年紀念，訂於夏間舉辦學術研討會而柬邀海內外學者與會提出論文宣讀。大會之主題，定爲思想史、族譜、方志、文化史、交通史、區域史等爲範圍。個人對於羅香林先生生前之學術貢獻，非但欽仰已久，羅先生之相關於譜牒論著，更爲案頭之常卷，經常取閱者，卻有幸而受推薦。獲得柬帖招聘出席。從而經多次思慮，認爲如將數年前遺下楊氏譜局之殘存問題，重新檢討，提出報告，求評於與會君子，或將可解開多項虛懸之問題。

但楊氏之研究，固爲一姓氏之研究而已。範疇之所及，卻涉及「宋史」與南宋寧朝以次，直迄厓山之亡，凡六朝之史事與人物之紀。至若上稽其源，更始自高宗之世，牽涉問題廣泛，似非草率乙篇報告，可以悉數概括。因一再研判資料與探討之順序，擬題爲三部分進行。首爲：「弘農楊氏世系研究」、次爲「南宋楊皇后家族之研究」、末則「渡臺金浦楊氏之研究」，成一系列，似較爲順暢。

蓋此中之問題係始於數年前在主譜局時，已發見楊氏之世系，其在漢以前固較乏資料。漢代以降，卻資料轉形豐富，而世傳之譜，仍存在頗多疑題，待人深入釐清（註一一）。次及宋代尤以南宋楊皇后、楊次山、楊亮節、楊太后此一家族之成員，似源出於一支者，其在「宋史」上面，卻爲昧闇之一環。能以譜學而出發、疏清其家世之淵源與人際關係，或可解開存於「宋史」之若干懸案（註一二）。況三篇之

中，在時之情形與研討會之性質而言，最具意義者仍爲第二篇之研究，因決定裁腰從中篇著手，並獲得此間二位史學先進之口頭鼓勵。此外，並擬於出席珠海之研討會后，乘前往個人之祖籍地龍溪探親，再轉往漳浦佛潭橋訪楊氏故居。從中，或可補益第三篇之資料。中篇乃顏曰：「南宋楊皇后家族之研究」，並附以副題稿成提出珠海報告。

（一）南宋后戚上虞楊次山家族之攷證概略

宋自南渡迄於覆亡，凡一五四年之延祚，攷諸史冊，共有二位楊太后。此二位楊太后，前者爲寧宗之二配恭聖仁烈楊皇后「宋史」立有本傳；至於後者亦見於「宋史」，卻書爲楊淑妃，未以皇后稱。因此後者之楊淑妃，原爲度宗之二配，德祐間，二王之出京，被尊爲太妃。行朝之建立，始被冊立爲太后，卻非敵體之皇帝在位時，已立爲后者。準此，就前述個人之報告「南宋楊皇后家族之研究」一文，係指南宋九朝之間，皇帝在位時被正式冊立之后妃而言，其姓楊氏者亦祇數寧宗楊皇后一人而已。其次，欲爲金浦楊氏之研究，因其先既云：「楊亮節三子之後」。楊亮節爲行朝之外戚，卻生平與系出昧闇，因與相關之事，在參酌資料后，發見此中之關鍵，若非從楊皇后以上，其戚家之關係敘起，實難疏出源流，明其來龍去脈，亦爲個人裁腰從中而欲研究楊氏之原因。

有關「楊皇后家族之研究」，引用資料除「宋史」與「宋會要輯稿」以外，主要之史料，大抵散見於四庫之史部紀述，以及集部諸著述中之相關於楊家成員之詔勅、奏章。次則同一時代文人所遺之劄記，後世之方志等，而間亦援引「

趙氏族譜」所附「玉牒」，互作比較。蓋求諸后戚後裔之楊亮節家族部分，以及其個人之傳於「宋史」上面，則祇見二王本紀與趙與樸傳，提及楊係淑妃之兄弟、行朝之舅氏數語以外，皆未及其他相關之人際。次如淑妃本傳記載亦簡。由此，均須求諸見於其他之史料，互為求證。最后，始理出一概略之輪廓，斷定其係出於寧朝外戚楊次山之後，而淑妃兄弟，於楊次山為玄孫一代。至于楊次山而言，初自一武學生，受特殊之恩遇，被認同為后兄，忝列戚畹一事，亦從中探討而出（註二二三）。

如此，楊氏一家在南宋而言，母異曾有二位出於其家之女，先後貴列后妃：一為寧宗皇后，一為度宗之妃而行朝太后。至其家世在南宋一五〇餘年之治而論，興盛達五世，八十餘年之久（註二二四）。家族成員之貴顯，上而追封三代以外（註二二五）。三人封郡王、四人曾封侯、二人至節度使、四人為觀察使，至位列三孤、三公，名登九卿者不及乙乙。裔孫之中，且一人尚主。

但「宋史」對於楊氏家族，雖於外戚列傳：為楊次山立有本傳，並以其二子楊谷、楊石附傳。見於此本傳之世系，卻錯將其祖楊全列為曾祖、父楊漸上升為祖，祖以下父名未列（註二二七）。此一錯誤之世次，不但於其後經明人續修之「宋史新編」（註二二八）、「南宋書」（註二二九）等，一再沿襲未改。所知楊次山之子孫，亦祇及楊谷、楊石二人而止，未及谷、石以下之子孫。

此種錯誤，亦在前述「研究」中，除引據「宋會要輯稿」所載，楊皇后上世之三代追封，逐條錄出持與「宋史」核對，並攷正其興起年代與追封之始末，考出楊家之上世，應

起於楊和，字舜元者，贈鄧王，為楊次山之曾祖（註二二〇）。楊全贈秦王，為楊次山之祖（註二二一）。楊漸贈漢王，為楊次山之父（註二二二）。楊次山為舜元以來之第四世。從而列世系與「宋史」核對，即成下面情形：

表二

宋史		宋會要輯稿	
曾祖	全	曾祖	和 舜元 贈鄧王
祖	漸	祖	全 贈秦王
父		父	漸 贈漢王
本人	次山	本人	次山
子	谷 石	子	谷 石
備註	宋史新編，南宋書同。	備註	

楊氏一家之上代既此。但楊和究屬出於弘農楊氏之何一支派，母奈譜牒缺乏仍未能放出。

唯「宋史」曾言：「楊次山，其先開封人」，後以曾祖名全者，於靖康末年，捍衛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宮……家于越之上虞」。因求諸方志，則見清末校續「上虞縣志」，曾於人物門紀有楊次山、楊谷、楊石、以及楊皇后諸傳略，雖大抵抄自「宋史」（註二二三）。唯唐煦春之志在寺觀，明德觀條引「萬曆志」，紀此觀之由來有云：

明德觀在縣東，宋寧宗后父楊漸故宅也。子孫以為聖后誕育之所，不敢有其居。嘉定壬午，改築三清閣，命鹿泉劉真人大弟子冲和先生劉道楫主之。六傳至凝妙大師丁義堅。當元至元甲申，改閣為觀，額曰「明德」

(註二二四)。

文中所說「嘉定壬午」，亦即寧宗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歲在壬午，時距楊次山之死三年（註二二五）。概見此項改「宅」為「閣」之獻與三清，係在楊谷、楊石二人手中完成。至于捐獻原因，自有其深遠緣由存在，而與平常之施捨旨趣殊異之外（註二二六）。並見楊次山之家世，原出開封而於南渡之後，定居上虞而仕於臨安。

其次，楊氏之出上虞一事，若再由「明德觀」興廢而追蹤，由於「觀」在元大德年間毀壞，而「閣」獨存，因由凝妙大師丁義堅構復，明初再為鼎新。次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縣令朱維藩命道士夏以仁重修後，於所撰「略記」，文中更述及楊家之興衰云：「今其所遺花園；惟青青一草邱而已」（註二二七）。因別引「縣志」輿地，古蹟之條有云：「楊園在縣西二十五里，大板橋東，宋駙馬都尉楊鎮別墅，今尚有南北兩地遺蹟」（註二二八）。以及：

花園在縣東南一里，宋楊次山置（註二二九）。諸述相關之遺蹟者，足資佐證。

如此，經由「宋史」與「宋會要輯稿」等史料，攷出楊氏之上世。次由「縣志」之相關於人物、遺蹟之紀，旁搜探討。楊次山一家為上虞人，應可確定外，父為楊漸，祖為全，曾祖為和字舜元，從亦獲得澄清。

（二）金浦之楊系出上虞之概略

上虞楊氏一族，就其成員而言，相關之史料如以前引「縣志」之記載，雖又有一名「楊次海」者。為出身武學生，

但此人除由名字，推知可能為楊次山之同輩兄弟行以外，餘概未見資料，於此從略，而僅提楊次山之本支（註二三〇）。

楊次山之本支，若據「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再傳祇有二子，曰谷、曰石。此中，楊谷，字聲之，生平附於「宋史」楊次山本傳，祇有十九字之敘述而已（註三三一）。其實，谷之生平史料甚多，而散見於諸書。但生年未詳，其卒即於理宗淳祐五年（一二四五）十二月，時之官爵為太傅，封新安郡王。卒後，仍守太傅，授彰信、昭度軍節度使，進封吳興郡王。致仕，贈太師，諡敏肅（註三三二）。有子三：曰鳳孫、蕃孫、衍孫。

次為谷弟石之一支，石字介之，生於孝宗乾道七年（一一七一）。石於淳熙間進入武學（註三三三）。寧宗慶元中，補承信郎，差充閣門看班祇候，尋帶御器械（註三三四）。慶元四年（一二〇四），充賀正旦接伴使，知閣門事，接待金人。時金使頗驕倨而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而起，挽弦三發三中的，使金使氣為之沮，為本傳之說，且有本紀佐證（註三三五）。識見家世之為武人，而有尚武之根底。寧宗嘉定元年（一二〇八），石與其兄谷，同除觀察使（註三三六）。二年（一二〇八），進保寧軍承宣使，久之，授保寧軍節度使（註三三七）。歷檢校少保（註三三八）。太尉。再以少保封開國公（註三三九）。封郡王（註三四〇）。偕兄谷，再進少傅（註三四一）。升少師（註三四二）。至端平二年（一二三五），理宗欲並石兄弟為太師，兄谷疑於辭受。楊石力言曰：「吾宗非有元勳盛德，徒以恭聖故致貴顯，曩（日）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然受之，是將自速顛覆耳。」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註三四三）。楊石之賢，於此窺見。

楊石死於淳祐元年（一二四〇）八月，病中，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註一四四）。卒後，贈太師，諡忠憲（註一四五）。「宋史」對於楊石兄弟，評價甚高，而石尤高於乃兄云：「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亦證其賢（註一四六）。楊石生有一子，名麟孫，母早夭。

谷、石以次之楊家成員有長房之鳳孫、蕃孫、衍孫；次則二房之麟孫（註一四七）。鳳孫官至福州觀察使，除安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註一四八）。次蕃孫，於理宗紹定六年（一二三三），授朝奉大夫（註一四九）。景定二年（一二六一），理宗欲以皇女下嫁，對象亦即蕃孫之少子楊鎮。蕃孫曾上疏乞免，理宗不允（註一五〇）。其后，公主下嫁楊家，「合家賞典，楊蕃孫官兩轉」（註一五一）。未及一年，公主病亡楊家。死前，公主遺表皇上。理宗於哀傷之餘，賜蕃孫除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蕃孫上表乞辭，理宗不允（註一五二）。除「口宣」慰留外（註一五三）。並將之進封淳安郡開國侯，予食邑實封（註一五四）。又次之衍孫，則於紹定六年（一二三三），授朝請郎（註一五五）。

至於次房之石子麟孫，疑因未婚而夭，有楊石在世時，乞自鄱陽之洪氏者，祝之為嗣，以祧麟孫之祀。係以異姓而入嗣楊家者，嗣子名「續」，字嗣翁，號守齋，又號紫霞（註一五六）。對於乞養洪氏子為後之事，「上虞縣志」與今之學者誤以為係繼楊石為養子。其實，紀述此一內容之周密，已於其著「浩然齋雅談」提及「恭聖太后姪楊石之子麟孫早夭，遂祝為嗣」之語甚明（註一五七）。所謂「祝」，亦即「祈」也（註一五八）。又告於神也，係「以言告神，以祈福也」（註一五九）。為經過「擇日告祖」之手續，以立為嗣孫

者。因未從同兄弟行之楊鎮、楊鑑等，以「金」旁取名，而別自從「糸」為「續」，後字「嗣翁」，其義為「續緒」而承前人事業之謂。質言之，亦指承繼父祖之業，而「翁」父也，亦承伊父祖之業，為麟孫立後（註一六〇）。及長而自號「守齋」，更寓意與大宗同輩兄弟行楊鎮之取號「中齋」，暗示同輩。楊續之為麟孫後，於此可見。

續之入嗣楊家，年代雖未見詳載，但周密之紀述又言「時數歲，往謝史衛王」之語。因攷其年代，最遲當在紹定六年（一二三三），史彌遠未死以前（註一六一）。蓋周密曾為楊續之門下客，所言當屬可信（註一六二）。楊續之仕宋，史料較缺，但出自劉克莊手之「楊續除太社令」制文有云：「入問者再，丞郡者三」，概見劉克莊在淳祐六年（一二四六），為秘書少監而撰此「制文」以前，楊續已數次任外官。至此，擢為太社令，列九卿（註一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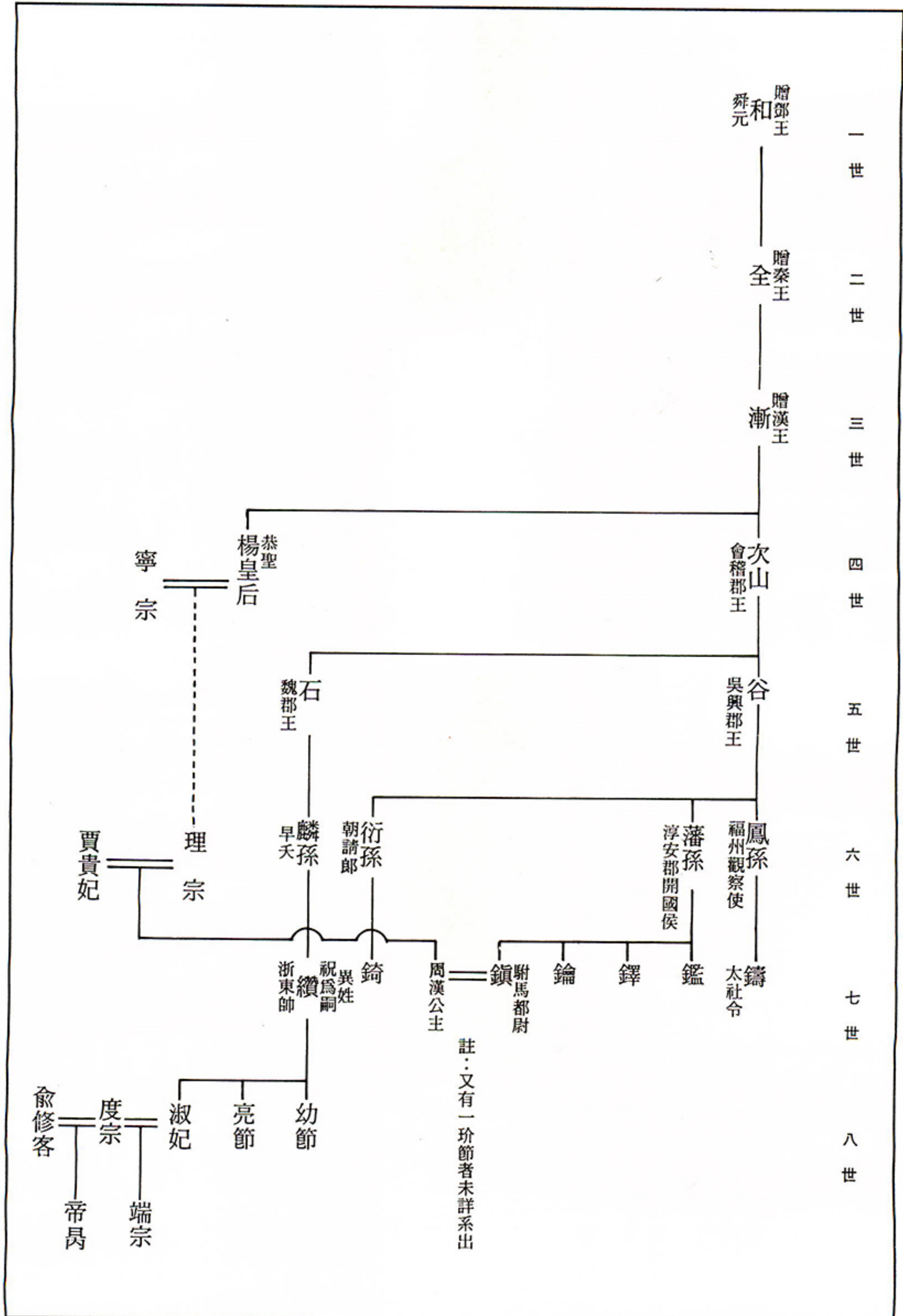
其次，楊續固為一武人，亦為風雅中士，因而夏文彥「圖繪寶鑑」有其概略之傳云：

楊續字繼翁……度宗朝，女為淑妃，官列卿，好古博雅……自號中齋（註一六四）。

由此證之，後之行朝楊太后，亦即楊續之女，至若楊亮節，自亦楊續之後而無疑議。

楊續之生年未詳以外，卒年雖亦未見記載。唯據後世「周草窗年譜」之引詩詞為攷正，指出其死在度宗咸淳五年（一二六九）（註一六五）。時其女已入宮待度宗；且於前年（一二六八）正月，降生皇子，即為後之端宗（註一六六）。如此，楊氏之家世，既疏理如上，其餘成員，於此從略，而並納之世系如表三：

表三 上虞楊氏世系表與行朝關係 (註一六七)



四、香江歷史之旅與漳浦訪譜之行

民國七十七年夏七月十八日，舉開於珠海書院之兩天學術研究會一結束，個人即為把握旅行時日，而與一位來自臺灣之史學界友人張君，取道九龍坐火車進入廣州。三日後，復於長沙與張君分手北上，於旅遊關中、洛陽與華東之後，至八月初一日抵廈門，決定利用最后一周，於漳、泉地區進行訪譜之旅。

此行訪譜目的地，除葉、吳、陳三姓之外，漳浦佛潭橋之楊氏，即為主要之問題對象。佛潭一詞，如前所述，原名「佛曇」，後之方志或作「佛潭」，從而民間更由口語之訛傳，而有多種不同寫法見於各家抄譜之上。故康熙「漳浦縣志」街市條，於言「佛潭橋，在十七都梅月城」以外（註一六八）。又次，土堡條云：

梅月土堡，在十七都佛潭橋，俗稱大城內（註一六九）。如此，地理位置雖猶覺籠統。但於黃如江條有云：

鎮海衛在此江之上，杜氏「通典」：「漳浦郡來南到黃如江一百里」。按黃如，今稱鴻儒。多產香螺、海蟹及通印子魚諸錯。……鄭解元「鴻江賦」云：「厥有勝境，其名鴻儒，納長流之巨浸，會潮汐以奔趨。」因以鴻而名江，非誇大而過譽。源自龜山、灶山諸水，會于大坑佛潭橋而入海（註一七〇）。

由此，行前之索自方志紀載，識見佛潭所在母疑位處濱海之域。

由海外前往古代之漳、泉二州尋根，理想之居住地為廈門。蓋廈門原雖一海島，現由浙贛鐵路之鷹潭，已完成有鷹

廈鐵路由閩西進入福建山區。然後於南平分為二支線，北支東抵福州，南支則經永安、漳平，次於瀕海之杏林附近渡海進入廈門。橋樑為填海築堤建成之陸橋，堤上並行汽車，廈門島實際已成為漳、泉交界之一半島，而非早年之出入內陸須靠海運。況且，廈門現為大陸四個經濟特區之一，廈門市因回國居住之華僑人口既多，通用語言又為閩南語，置身廈門，如置身三十年前臺灣之感受。欲往漳、泉內陸，亦因交通條件之改變，有長途巴士、小型巴士、野雞車或「個體戶」經營之麵包車、計程車以及可利用水陸接駁之「輪渡」過海，而稱方便。

從而居住於廈門，然後轉途前往臺人祖籍地之漳、泉二州各府下縣分而言；皆可由廈門乘車前往，近則一日來回，遠則停留一、二日再趕返廈門（註一七一）。主要之大件行李，可暫存居住之飯店而毋需隨身行動，亦於此並附一言，以告後之有心君子。

（一）逆向行走於移民路線訪譜佛潭

佛潭訪譜之旅，因先有泉州與龍溪之行，直至八月五日始得前往。由廈門前往佛潭，如採用汽車時，須先到龍溪，再轉漳浦。之後復由漳浦折北而行。如此，由廈門到漳浦須費去一二七公里，漳浦到佛潭再加四十公里，雇車前往，不但費時，所需車資亦高。後經打聽，始知如利用「輪渡」，搭船前往，半小時可抵達漳浦縣北方之嶼子尾，下船再轉搭接駁之客運，車行二小時可抵佛潭。但潮水關係，班次不多，欲當日來回須把握佳時間而已。唯為珍惜時間，仍決定由「輪渡」前往。

廈門「輪渡」碼頭在中山路附近，爲時下廈門較爲熱鬧地區。由廈門前往鼓浪嶼，亦在此處搭船以外，餘如漳、泉州、海之惠安、南安、同安、海澄、漳浦、東山、雲霄等縣分以及近處若干埠頭，亦有輪渡來往，爲一水陸碼頭。來往於嶼子尾之班次，若以七十七年夏而言，一天爲三班次，上午二班、下午一班，由同船往復而非對開。從而若擬當日來回，則祇能搭上上午之船班，下午前往則須在當地過夜。此一交通管道，費用低廉，船資爲人民幣六角，另聯營車資一元五角五分，上船前一併購買。上船時交與穿白色制服之驗票員截角，自行保留票根，下船后票根雖毋須交回，卻須保存以防遇到隨時出現之稽查人員查票時，可提出爲證明。不然，將會被指爲逃票而受罰。此點在大陸旅行，到處是如此，因須爲小心者。

此次之前往佛潭，因前日之往泉州南門外，尋找一陳氏祖祠，回到廈門時時間已晚，無法前往輪渡碼頭，瞭解交通狀況。次日佛潭之行，爲防脫班而於清晨六時三十分，即趕往碼頭，並經數次問路始找到船站。豈知，各線船班既多，售票口規劃不一，雖找到前往漳浦之售票處，卻始終找不到前往佛潭或嶼子尾之售票口，向售票員打聽，又一概以「不知道」三字回答。時間已到七點十五分，仍找不到售票所在。眼見「輪渡」已漸離碼頭，而售票口仍然無法找到。最后，一再向一位上面掛有前往石碼的售票員追問，始知鄰座一位未掛牌之胖女人在負責售嶼子尾船票。而當提出抗議時，此一售票員卻理直氣壯而云：我只問鄰座之人，並未問渠、渠自無回答義務；因祇好自認理虧，改搭八點四十分之下班船。

八點三十分開門既開，截票登船，於艙內找到一處坐位後，四十分準時開航，船身緩緩鼓浪而行。廈門港海面雖大、停靠之船集卻寥寥無幾。海水亦十分混濁，到處但見正從事打漁之小船。由於忘帶指南針，四顧海面，時見島嶼浮沈浪濤之間，亦分辨不出任何方向。卻也直覺船係在向漳、泉本土方向駛去。因一直在盤旋回憶見於史料之清代移民，由漳、泉二州，過海廈門，然后由廈門之曾厝垵、白石頭、土擔、南山邊，或劉武店等小口下船，放洋偷渡臺灣之往事，若在眼前打轉（註一七二）。至于個人，於相去「渡禁」百餘年後，回頭從事此一路線之追蹤旅行，更直覺與古人打成一片之感受。

船在九點十分前後，放緩速度，漸駛抵一石山之下，散處幾家石砌民房之海邊。一眼而望，知爲一偏遠之小漁村。村前有一道利用花崗石築造之小型碼頭，直延伸至海中。當船一靠岸，身手矯健之水手，猶未將繩子綁牢於石柱，船上所坐形形色色之男女乘客，已迅速挑起行李、擔子，飛身跳下碼頭，迅速奔向上面之小廣場而去。迨及尾隨彼等走向廣場時，才發覺廣場上已有一部陳舊之中型客運巴士，停候乘客。方才飛奔之男女，即爲爭先欲搶上汽車，好佔有限之坐位。此中，更有從後面車窗爬上汽車者，顯出雜亂情景。而迨及尾隨而擠上車時，座位已皆告客滿，祇好站處車門附近。

此一客運係屬於佛潭客運公司所經營，隨車售票員爲男性年青人，因在車行之後與其交談，始知售票員亦爲楊姓族人之一。次及瞭解個人此行是來自臺灣，而特定欲到此間訪問楊氏祖祠以及尋根找資料時，即熱心而表示車抵佛潭后，

將令人帶路前往訪其族長與祖祠，並將其位子讓出，表示其歡迎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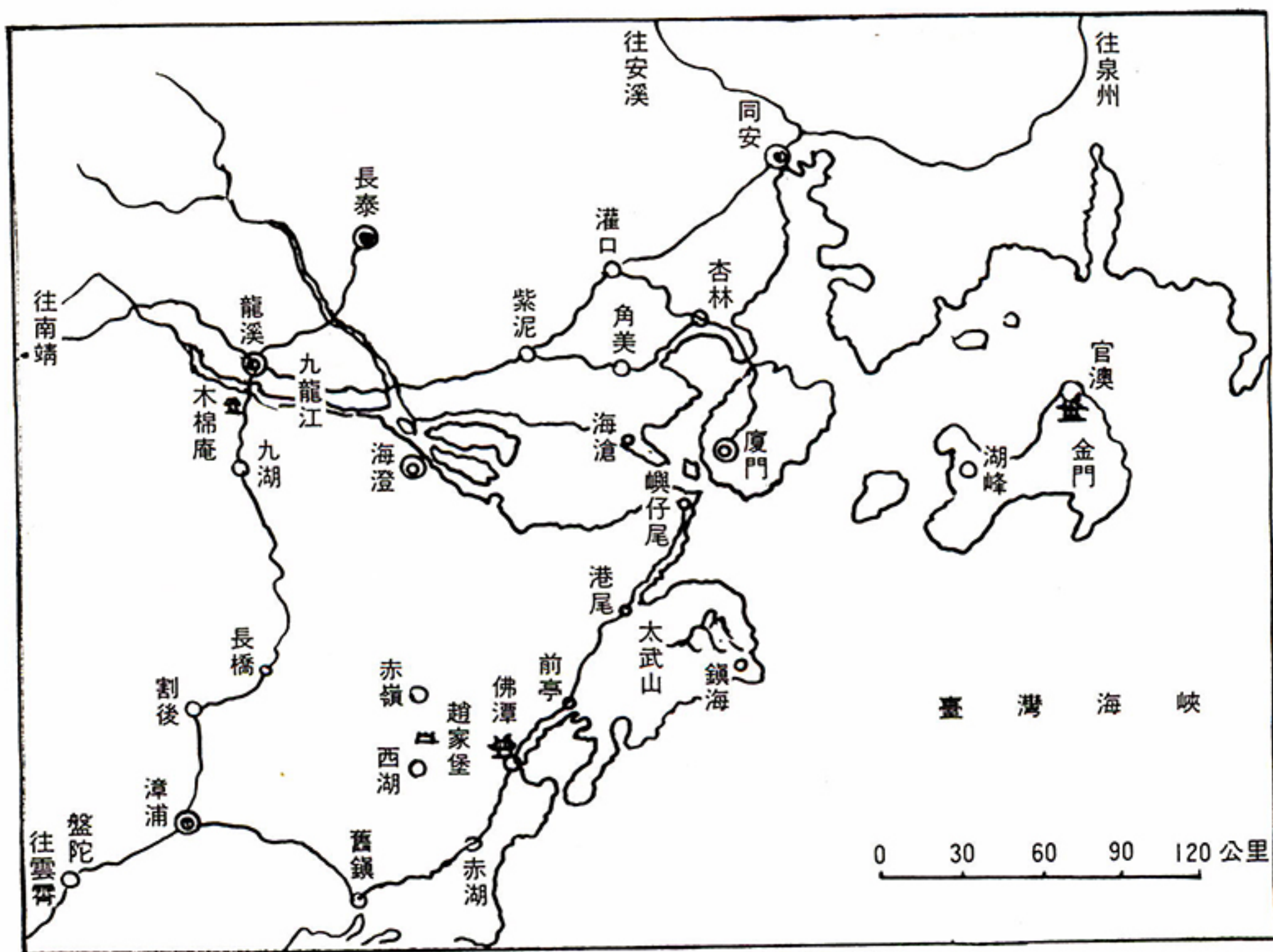
另外、同車乘客因皆係當地人，風貌、打扮，彷彿有若四十年前宜蘭地區之鄉下人；彼等在一旁聽說個人為訪譜而來自臺灣，更相表露好奇眼光，以親切口吻提出奇奇怪怪之話題，彼此交談起來。且亦從中真正體驗到兩岸隔絕四十年來之民間接觸，或多或少，瞭解現漳、泉地區，農民生活之一斑，宗族之觀念，乃至彼等在現中共所採行「承包制」之下，農作收入之概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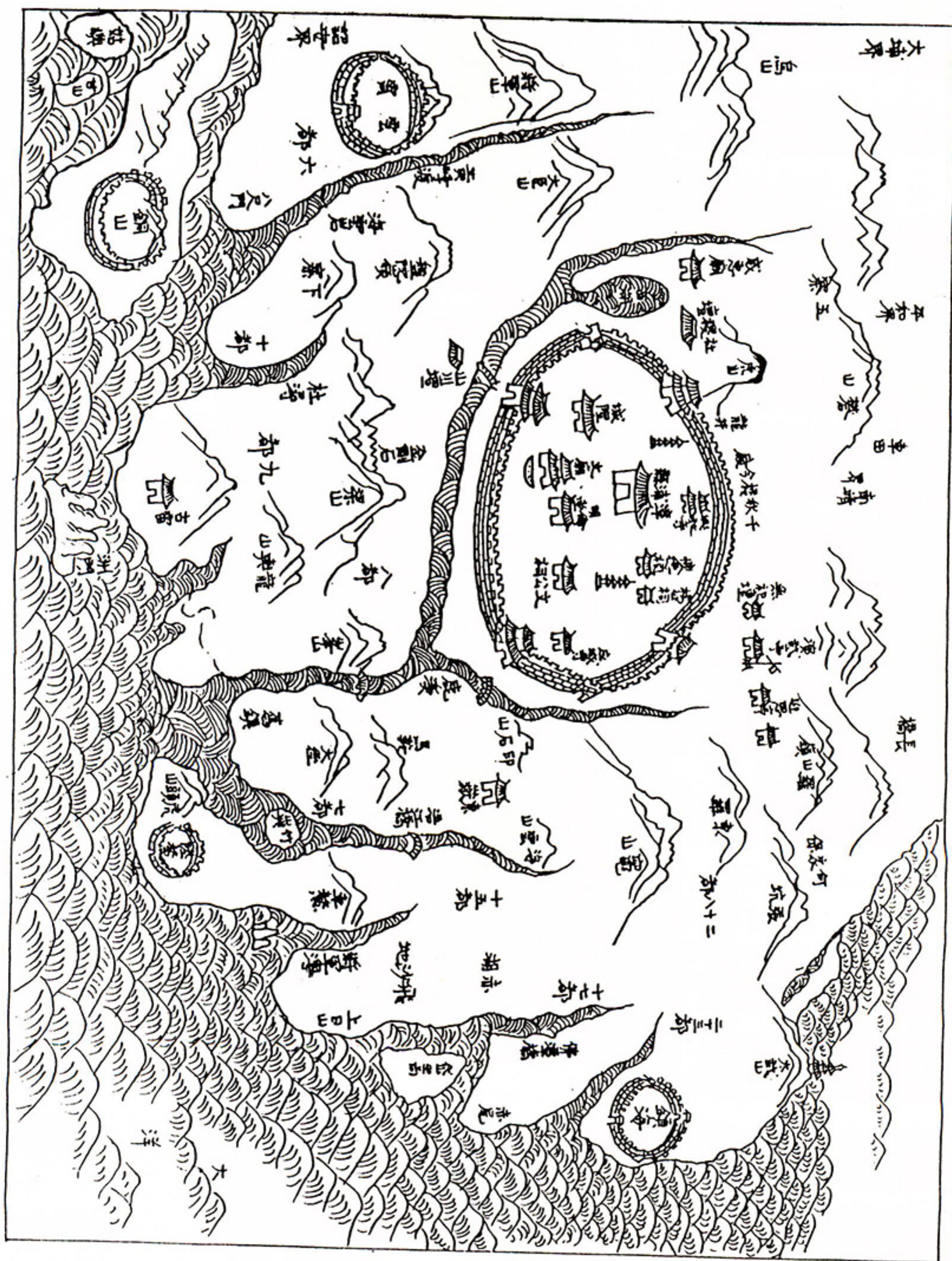
汽車由嶼子尾到佛潭橋，沿途所經，首段大抵行駛於瀕海之礫地帶，西面為高聳之石山，到處布滿豐圓而大小不一之花崗石，間亦雜著天然積成奇形怪狀之石堆，以及於石堆之下形成若干石洞，草木稀少，更遑論較大林木。至於東面靠海方向，時見石砌石造之中型三合院，零落散處於較為避風之山窪底下，景觀如早年從淡水以東，沿海行走，經過三芝、石門，到達金山、萬里，或者從瑞芳鎮煥子寮，南行直走到達宜蘭縣境之濱海所見。並且，亦由此居住環境之類似，已足為臺灣之多數居民與漳、泉二州，下定祖籍之認同。至於血緣，亦由車上所見，挑擔、荷鋤，以及灼灼眼神、黑黝皮膚，再則所戴笠子之型式，肩挑竹筐之編織法與語音相同，可以獲致肯定。

(二) 虎患之烈與行朝寄跡太武之說

個人在大陸之孤獨旅行，數次於鄉下所搭坐之汽車，大抵相當陳舊，佛潭客運，亦不例外。再則路是沿石山而闢開者，路面亦未施柏油或鋪上石子，因而崎嶇不平。如此，汽

表四 戊辰、己巳二次訪譜路線圖





臺灣古輿圖

車在此紅泥土道路上面，顛簸搖盪於瀕海地區行駛約三、四十分鐘，經過一處名為「港尾」招呼站之後，駛入山區，聚落更加稀疏；東邊聳起一座巍峨之高山，山峰雄偉，為漳浦縣著名之太武山。

由於十餘年來，從事早期漳、泉移民之研究，以及屢接觸漳籍移民後裔之族譜，太武山於個人而言並不陌生。「漳浦縣志」云：

太武山在東北百里二十三都境內，一名太姥山。「圖經」太武夫人壇記云：「閩中未有生人時，自夫人拓土以居」。山高千仞，周迴百餘里，屹立海上，端重聳峭

(註一七三)。

指出此山不但為閩中之名山，且為境內未有人類蹤跡時，已有一名「太武夫人」之女性神仙，來此開闢地方居住。但不論傳說真象如何，太武之高仞、聳峭，峰巒奇偉，屹立於漳浦之東北，鎮海半島之上，引人注目與仰之彌高，卻為不爭之事。清初布衣張士楷有詩云：

閩天不長閩海長，狂瀾直欲翻閩漳；諸山迤邐障不住，

太姥屹立成隄防 (註一七四)。

更為眼前所見，具體之寫景。

另外，地方之口碑，南宋行朝時，端宗南奔，行朝曾駐蹕於此。至今，且有「駐蹕處」之名勝流傳而下。若山上壽山寺所在，更有石鐫「行在」二大字，亦為宋帝與行朝遺跡云。前述張士楷且留有詩曰：「景炎遺跡查閩關，駐蹕猶傳太姥山」(註一七五)。事固附會而由此詩看出，卻毋論傳說之真實性成分多少，現在看到此一有關行朝事蹟之歷史名山，呈現在車窗遠處，對於此行找尋故宋遺民之後，此一訪譜

之旅，益增信心十足。

蜿蜒之公路兩邊，到處是近於桃園臺地同一類高低不平之丘阜與田畝。「漳浦縣志」曾言：「浦近山多虎患」，甚有「入邑噬人者」(註一七六)。而古老傳說中，閩南原為一極多虎害地方，山野間之老虎，並非棲息於深山大澤，而是經常出沒於聚落附近與淺山，食飽，則橫臥於巨石之下，陰涼之處。由此論之，今汽車所行駛，從嶼子尾到佛潭途中，到處旁行之龐大石山，花崗石橫豎直臥，大者數百噸，小者亦不下數噸之巨，太陽照在正面，背面乃成陰涼之處，正適老虎於填飽肚子后，逍遙養神。但另一負面，對於正在山下田畦間，默默埋頭於稼穡活計之農夫而言，寧匪危機四伏；大蟲一跳躍，定無生還之理。從而早期之渡臺移民，除以漳、泉之土地貧瘠，所處磽确斥鹵，凶年歉收，則以謀生為藉口競相渡臺之事，「虎害」因素，自亦不排除於考慮之外

(註一七七)。

唯其來自異日另一安溪之行，得自當地人之報導，始知福建地區之多虎害，現已成歷史名詞。蓋自從中共政權於六十年代之「大躍進」、「大煉鋼」在三面紅旗之下，上上下下雷厲風行時，發動全人民，已將國內無數茂密之森林、樹木，伐採精光，投入煉爐中換成一批廢鐵。豈知如此一來，森林資源受澈底破壞，水土流失，棲息林野間之大小動物，失去生存空間，生態亦失卻均衡，至於滅種。連鎖反應，使野生於林外之肉食性動物如老虎，亦頓失生存憑藉之肉食供應，至於下山「打劫」！又因農村在人民公社時代，家有五隻雞，名為「一群」，地上植有樹木三棵，名為「一遍」，被認為資本主義思想在復活，須嚴受批鬥。更毋論養豚、飼

羊、犬等較大型家畜。老虎下山，至亦無肉可「劫」，因而慘遭厄運成爲野有餓「虎」。最后，相繼死絕，或反被農民擊斃。至于另據數年前外電報導，昔日虎群分布最密之福建省，至今祇存六頭於較內陸云。「虎害」已自此間絕跡，更爲一次偉大之成果，與荒唐之破壞行爲。

個人在年幼時，老祖宗常於大年夜燈下，對子孫輩敘述「老祖宗之老祖宗在唐山遇虎故事」，至此竟成絕版，而無法於實地獲得具體之印證，卻爲此行美中之不足。

(三)金浦楊之源佛潭橋祖祠與今世譜劫

車行約二小時，在陸續經過幾處較大之招呼站后，楊姓售票員提醒下站即爲佛潭橋。佛潭鎮外表仍爲一瀕海漁村。但東面連接一大片沮洳之地，了無邊際，想是緊鄰至閩海之部分，其間亦雜著幾處有如魚塢之帶狀地帶。車一進入市鎮，鴻儒江即呈現在眼前，橋面廣闊之佛潭橋，橫跨在江面，下面流著污濁流水，已見此地之水土保持，亦已陷入危險界線。

佛潭人口，約有二萬，爲一大型鄉鎮，街景卻樸實而暗露蕭條。成爲市街部分，祇見過橋以后之數百公尺，散落幾家稀疏之小店舖而已。市鎮入口處，迎面一座舊式之土地祠，鎮守於橋頭附近，景觀彷彿若蘭陽平原看到打馬煙一帶之沿海小街市，乃至頭城舊街。想是漳浦籍移民最多之早期宜蘭人祖先，將彼等在原鄉之市街風格，原原本本於新拓墾之蛤仔難，建立起來此一原因。

當汽車將抵佛潭車站時，左邊車窗外，中隔一口巨大之池塘，可望見一座頗爲雄偉之燕尾式閩南式建築，售票員告

知此一建築即爲楊氏之總祖廟。次及抵站后，又迅速下車，走進停車處前面之售票室，交代一位瘦個子年青售票員，囑其帶路前往祖廟找尋族長后，禮貌地揮手，復隨車而去。之后，即改由瘦小之年青人，往大街行走數十步后，轉入方才看到祖廟附近之小巷子，經過一、二處擺有豚肉攤之小市集，拐個彎即到達建造於一片廣場上之楊氏大祖祖廟。

祖廟整體建築爲一座前後二落起，中留天井之閩南式巨型建築，佔地數百坪。分爲前殿、獻殿、寢殿以及東西廡走廊等部分。中門上面懸掛一面「佛潭楊氏祖廟」之橫匾，下款在右邊，題有「甲子年孟冬重修」之金字，文字因由左起橫書，概見係新近之產物。甲子年，自爲最近之甲子，而爲一九八四年。但引人注目者卻爲左右之門聯，卻係由右而起對云：

緬懷當年，宋帝蒙塵，先祖扈駕南疆，鴻儒江干創基業；

欣看此日，宗廟輝煌，裔孫尋根北國，佛潭鎮上慶重光。

由此醒人之句，已充分表現出此支族系之來源，係與宋室，尤以行朝之「蒙塵」、「南疆」，具密切之關係，使精神爲之振奮。認爲此次訪譜之行，或將真正成爲深具意義；歷史之旅，爲譜之研究與正史，重新繫上不可分之關係。

其次，祠之正面係分爲中門、左右門之三大門格局，並繪有高大之門神。滴水處與大門間，保留有頗寬之通廊。正殿左右廂，又於正面分別留有圓窗，名爲「日月窗」。再過去之伸建偏殿，牆壁上均施有彩色圖畫。整座之屋脊上，皆配有飛簷、燕尾、青龍，結構堂皇而顯出穩重與樸實。祠堂

前面之廣場上，散落一大堆石材之外，再前面即爲一口佔地數倍之池塘，緊接大路，概見此一祖廟之早前規模，要比現物更大。無奈以往曾聽說佛潭楊氏總祖廟前面，旗竿要比籬巴更密之說，洎到現場卻未曾看到。此事，經訪門楊氏族長說明，始知所有旗竿、牌坊，已於「文革」時毀諸烏有。次則，早期之譜序亦記載有「高牙大纛」之事，證明說法之不虛以外，廣場與池塘周圍散布之石材，想是此批被毀之文物殘骸。

國人傳統，對於祠堂原視爲極神聖之祖先祠所，正門在平時由內上門，出入另由側面之小門，而大門則不輕易啓扉。個人抵達祖廟時，管理祠堂之族長，適回其私人住處，年青人因囑暫在祠前稍候，往找族長而去。約莫十分鐘后，一位年約六十左右之長者，同年青人出現在面前，個子瘦瘦，卻神采奕奕，上帶一副老花眼鏡，或許是年青人曾向其說明；對方爲特地由臺灣前來訪問者，因表露一片意外之喜悅。再經過年青人說明；以及個人之告以來此目的，遞過名片作極簡之寒暄后，其更洋溢出真誠之喜悅，以及好奇之狀，回遞以一紙名片，上面印著「楊振芳」三字。交談中，得知其爲目前在族中已列輩分甚高之「篤」字輩（註一七八）。邊談邊行，開啓邊門，招與進入。

楊氏此一祠堂，建築十分完善，進入祠堂后，首先映入眼簾者爲格局堂皇之獻殿，左右四支巨大之柱子，上面具書有楹聯。殿堂之後半部爲寢殿，上面掛著一大片可左右拉開之落地式布簾。拉開布簾，寢殿上一列供奉各用金字繡刻之巨大神主，令人起肅穆之感受。

楊振芳對於個人此一來自臺海之不速之客，於表露誠摯

之歡迎以外，一面端出茶水，一面打發走帶路之年青人。另外，又囑一隨後進來之族人，搬來高橈子墊腳，搬動門門，啓開祖祠之大門。蓋在國人之宗族活動中，有所謂「開宗祠」之專用名辭；亦即宗祠之大門，除祭祖之日以外，平常均是大門深鎖。現在之楊振芳因看到來人一進入祠堂，即由行囊中掏出照相機，似乎察覺到此行來到漳浦訪問，照相亦爲重要資料之一，因而反應機智將大門啓開。其次，個人亦係有備而來，因在交談中提及正題之族譜時，即將由臺灣帶來之一部「福成楊氏族譜」，由行囊中掏出，簡單說明此譜之纂修過程，並表明將之獻贈與祖廟。渠則十分感歎而云：「在佛潭橋楊氏族人中，早前曾保存有族譜六部，惜在文革期間，格於時勢，在不得已之下，知道者也將它燒燬，不知道者也將它燒燬，現在已沒有族譜傳下。迨及二年來，幸而再四處找回從前毀去之碑誌、金石等，恢復若干資料」。母異譜劫之燼餘而已。

至於就祖祠而言，現在所訪問者名爲「大祖」，爲佛潭橋楊氏之總祖廟，正名應爲「佛潭楊氏祖廟」。另外，由於開基祖楊亮節曾再傳三子，佛潭一支爲第三子世隆佛潭公所傳，而佛潭公亦再傳四子。由此，依傳統之宗法，除長子一房守此祖廟爲不遷之祖以外，其餘二、三、四房，又遷而別立有小宗之宗祠。由此，通稱總祖祠爲「大祖祖廟」，但此一「大祖祖廟」卻在文革時期，被徵用爲穀倉，祖先之神主、牌位，悉數被經過洗金以后，木料被用爲製造水桶、器具等，全部遭燬。甚至，祠前之廣場，土地原屬祠堂之公產，亦被沒收而分配與人蓋造三座樓房，直至數年前重修祖祠時，始鳩資將之贖回。

楊振芳對於佛潭楊氏祖廟之經營，由於個人復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仍乘訪譜之旅前往佛潭一次，彼此建立民間交往，獲知其原亦服務於公家。早年，曾偕其夫人去過臺灣，無奈，由於人浮於事，於停留一閱月后返原籍。豈知，一下船即遭逢戰火，而無法再出鄉關。經三十餘年后，至數年前自公家退休，因政策之開放，而將餘生投入祖廟經營，亦算奉獻與祖先而工作。從而對於今日所遇，個人此一來自海峽彼岸之陌生客，所表露之熱誠，並未視之為異姓來人，而有所差別。亦由是日之極短訪問中，窺見其懇切之態度，係發自內心深處，彼此一見如故。

至於楊在宗族方面，除管理祖廟以外，更自費前往全國各地，訪問楊姓之宗親團體，聯絡同姓，期能恢復失去之譜，再獻於祖，亦表露為其最大之願望。更由是行回贈與個人之一冊「楊氏三十五世祖關西夫（孔）子震公紀念冊」之譜牒資料，其亦參與工作而可以看出。

至於佛潭橋大祖之楊氏祖廟，其據豎立於前殿兩廡之一「重修祖廟碑」之說：係前於癸亥（一九八三）年時，旅居萬隆楊氏基金會因深感漳浦之祖廟，「年久失修，茲多毀損，族人莫不心急」，咸認為「如不及早倡修，坍塌堪虞」云。乃於甲子（一九八四）年五月，成立祖廟修建籌備會，於同年閏十月動工，「族人得悉斯訊，心情激動，踴躍籌資」。部分海外族人更於印尼組成籌資小組，竭誠勸募，而旅居香港以及在臺灣之裔孫，亦聞風響應（註一七九）。祖廟於丙寅（一九八六）年，修建完成，計費港幣約二十萬元。

楊在修建期間，自始終參與其事以外，且以書信與海內外族人討論族譜之修。最后，持修建祖廟完成后，殘存之款

，暗中纂輯族譜資料，設法託人付印，亦即前述其從毀去之碑誌、金石等而恢復之上世文獻，頗為「福建漳浦佛潭（浮南橋）楊氏世隆衍系考」。篇幅分量雖少，資料卻甚珍貴，亦使個人深感欣慰，認為此行訪譜之旅，已具特殊之意義。

是日，楊振芳除將所纂「衍系考」回送與個人一份以外（註一八〇）。又別將其保存之漳浦文化館所出題名「梁峰」之小報，附帶相贈，求個人為之探討。蓋此紙小報之上面，有一篇「宋端宗皇帝外祖父墓的發現」之報導，作者李林昌。內詳述該縣之文物單位人士，於縣下杜潯古雷山東嶺，考查出乙座古墓，經過參與考查人員辨識，於已逞風化與字跡漫漶之墓碑上，發見上方刻有「公諱維邦」，以及另二行合字為「不恭宋丞相遷隱浦之山東北山雞母岫」。中間一行大字又作「丞相始祖楊公墓」，右邊二行小字，一為「大明天啓元年仲冬吉旦」，一行為「九世孫楊文仕靈鑒石」等銘與繫年（註一八一）。從而別持楊氏「漳浦杜潯小山東譜記」上面，紀述有「楊維邦」為此支楊氏之祖事，推論厥墓為宋端宗之外祖墓地。準此，地亦為宋人遺蹟，母奈由佛曇到杜潯，相距約達六十公里，祇有攜此小報以資參攷而已。

（四）佛潭橋之史地概略與楊氏始祖遺蹟

首次漳浦之行，因是年所預定大陸之旅，將於八月六日上午結束。下午，即須取道長途汽車趕返深圳，於七日經過香港搭機返臺。佛潭橋之訪問，實際祇安排一日，一日之中，能停留於訪問工作，亦祇有一小時而已，蓋由佛潭返回嶼子尾班車，時間在中午十二點三十分，未能趕上車班，當地又別無交通工具，而必須住宿到次日，時間可云十分寶貴。

但在祖祠停留已費去大部分時間，而必須迅速把握住最後僅存之數十分鐘，進行攝影，以及訪問若干相關於宋楊亮節在佛潭附近之遺蹟。楊振芳在洞悉個人時間之寶貴後，亦迅速引路。邊行邊云：客運為佛潭人士所經營，可不用專程往車站候車。且亮節公之遺跡，適在佛潭橋附近，為汽車所經，祇要其「一舉手」，即可停車上去。因亦放心而隨其引路，走訪橋之所在。

佛潭此一市鎮，人口雖有二萬，但鎮邑之範圍廣闊，居民大致從事農、漁為生，而各分散於鎮下之莊社。其中，以楊氏族人所佔，即有岸頭、鋒先、坑下、山后、林棣……等達十餘鄉社。佛潭橋即在岸頭村與鋒先、坑下二莊之間，鴻儒江如一衣帶水，東流出海。由大祖廟到橋所在，約三分鐘路程，橋架處鴻儒江上面，成為出入佛潭之唯一孔道，橋面為一平直之石橋，長度約一百公尺，早期之寬度只可行人，今亦經過增寬為大橋，可行汽車，而失原有面貌。唯橋之歷史，如據「漳浦縣志」之說云：

佛潭橋：在十七都，元至正六年（一三四六），鄉人陳重顯建（註一八二）。

則至今已歷五五〇餘年。但唐代入閩開漳之陳元光，曾咏有一詩：名「曉發佛潭橋」云：

朝暾催上道、兔魄欲西沉，去雁長空沒、飛花曲徑深；
車沿橋樹往、詩落海鷗吟，……看看葵日麗、照破艷陽心（註一八三）。

時在武后治世，概見前者陳重顯之建橋，或係屬於改建之性質，而前橋或為木造。歷史亦可溯及盛唐。橋之存在，當創始於千二百餘年以前。又次，今之佛潭橋，由於橋面廣闊，

逢年過節時，鎮下居民，將剩餘之農產品或漁獲物，易取金錢，則利用此橋之上為臨時之墟市。如個人在次年之再訪佛潭，適逢端午前一日，橋上兩側，水陸物產齊陳，唯買貨者多，買貨者少，亦見此間消費能力之一斑。

渡過橋樑之後，右手沿鴻儒江北岸，有一密集聚落，聚落之中間部分，有一座兩落建築之祠堂，為楊氏小宗第三房；祠之祖祠，亦被燬於文革后再加修建。左邊向西，另有一座較為破舊之圓式建築，唯規模較小，為小宗二房頭之祖祠，現正在修建中。

佛潭之地名，據楊振芳之說明與指引，係橋之北面，鎮邑之入口處左邊，有一座石山，上面一塊較大之花崗石，形若佛頭之狀，屹立於山脊之上，山麓有一小潭，潭水清澈，靜謐無波。日出與月明之夜，石佛首倒影於潭中，成「佛頭倒影」，為此間八景之一，至取其而名為「佛曇」，或作「佛潭」。惜亦在文革時，潭為人破壞，復於潭址填土蓋屋，因失大好景觀，佛首石則逃過厄運，尚可留與後人憑弔，亦不幸中之大幸。

佛潭橋北岸之西面，亦為一片漁村，岸邊有數艘小船擺在彼處，漁村有頗多新建之石屋。但巷道既狹窄，衛生亦較差，例如：居民放飼之母豚，亦帶領其仔豚數隻，難於人行道上爭行覓食，亦為難得一見，此間樸實之居民生活層面。

楊氏在佛潭之開基祖；楊亮節之遺蹟，名為鷓鴣石，見於譜之文字，或作「寶珠石」。遺址在橋北西方；二房頭祖祠附近。石塊碩大，高約丈餘，形如一鷓鴣蹲在棲處之形，下面向內凹進，略可躲避風雨。再據楊振芳之說明云：開基祖亮節公在福安之行朝南遷後，中途以兵敗失散。之後，以

爲行朝進入漳州，乃攜其三子由泉州追蹤至此，始知已入廣州。山窮水盡，且防行蹤敗露，而隱身棲息於此巨石之下，並決定折返嘉禾嶼覓航南渡。無奈，第三子世隆，在此染病，因寄養於當地一林姓婦人，代爲撫養。後世裔孫，因林氏有撫養之恩，至今仍一併奉之，準此，佛潭之「楊氏家譜原本」有云：

亮節祖……恥爲元臣，遂隱于寶珠石山居焉，即今大大髻山后是也（註一八四）。

所謂「大髻山」，相距此一「鷓鴣石」約半里之遙，所指或厥爲此石之別稱。

是日佛潭橋之行，時間固由於初次旅行大陸，至未能預留較多時間。然一路可云十分順利，而於詣鷓鴣石后，返回橋上，趕上十二點三十分班車，與楊振芳道別返回廈門。

五、從公私史料探討金浦楊出於上虞之說

民國七十七年佛潭橋之行，由於時間過於匆促，未能作更深入之調查，瞭解楊氏此一原鄉之相關事物以外，卻亦獲益匪尠。另外，在返臺之后，楊振芳亦以郵寄方式，寄來若干經其前往林埭之小宗宗祠，訪查之資料與攝得照片。次及七十八年夏，復乘前往安溪探親之餘，再到佛潭與前往趙家堡、木棉庵等地，憑弔故宋遺跡。從而對於佛潭此一支楊氏之與宋行朝諸關係，亦有更深之認識。

蓋由佛潭大祖祖廟之各種楹聯：碑刻、「衍系考」，乃至口碑之傳說，無不顯出其強烈之相關關係。準此，其祖既出行朝外戚，自係宋楊次山之後，而屬上虞之支裔，爲初步

之假想。

返臺之後，因將得自佛潭祖祠之資料，進行整理，持與金門、臺灣之各種不同紀述，分析比較，疏清其間之宗屬關係。次則，期能從中考證出其祖系之真偽與可靠性，亦備爲來日之研究與譜牒之恢復，提供依據，並期引起治相關史事之學者，利用研究，即爲後文之考證（註一八五）。

（一）從譜牒與宗法試論佛潭楊與官澳楊之關係

佛潭橋楊氏祖廟在同祖系祠堂中，雖云：佛潭之大祖。但所奉祀之始祖，因係世隆佛潭，其在楊亮節之三子中而論，其地位仍爲小宗之祠。即由其輯於「衍系考」中之已燬「族譜」凡例，可以看出：

我佛潭廟祀，以世隆公爲始祖，只宜以世隆公爲一世而茲集則上及亮節公，此則據世隆公原序而溯及之，且亮節公廟祀金門，世隆公與焉，確然可據，固無疑義，非郭崇韜之妄溯汾陽也（註一八六）。

從而楊亮節之神主與世隆之神主，均爲主祀，爲百世不遷之祖。因而此中之較重要問題，仍爲有關楊亮節與官澳、漳浦，以及浦邑其他數支楊氏之關係，是否同出行朝而源一本此一問題。

同上「衍系考」中，內一輯爲首篇之「漳浦佛潭上世流寓楊氏家譜源本」有云：

官澳開基亮節祖，字允臧，小名二十六使，浙之會稽人。仕宋季爲益廣王府提舉，統子弟隨端宗航海南遷，官處置使。嘗與駕在泉州相失，追至漳浦佛潭橋，暫從寶珠石避元氣。迨少帝殉國于崖山，公以先時間關在外，

爲元兵所隔不遠〔還〕，乃投隱金門，即今同安縣十七都官澳，生卒年月日時不詳，葬官澳后倉山，左右邊兩子，各成灰土堆……。妣淑人林氏，生三子，長世昌，小名佛細，娶李氏，次世耀，小名佛成，娶林氏，三世隆，小名佛潭，娶陳氏〔註一八七〕。

由上述之文字內容，概見佛潭楊氏係與個人於數年前所得，見於梧棲楊氏所傳，金門，楊氏開基祖履歷史，遙相脗合，佐證祖系同出一源。況且，金門之官澳，實其大宗。

其次，數年前得自金門官澳楊志文所輯資料中題名「楊氏譜序」者，係出漳浦之祖佛潭公世隆，於元「至正元年」所序〔註一八八〕。因若依傳抄之次序，應由佛潭而傳至官澳。但此序在佛潭，亦疑因譜毀於文革。其后，復由同縣邑之監洋口另一楊氏之譜牒抄回輯錄，其名因作「楊家族譜祖序承監洋口記慎遠之」。文字之內容：首云：

楊世隆宋人也。父亮節，同楊鎮仕宋，德祐間，元兵侵迫京畿，乃奉度宗淑妃楊氏（亮節公之妹也）及二王，益王顯，廣王昀（淑妃子也），如婺州。二月元兵侵犯京都〔畿〕追將及之，鎮曰：「我死於此〔彼〕，以緩追兵，元兵執之以還臨安，節等乃負二王徒步還山中，凡七日。乃走溫州，航海至福安，顯〔昀〕即帝位，遂尊淑妃爲太后，封昀爲衛王，亮節爲處置使……」（註一八九）。

文字非但較官澳者爲正確。識見其先，自亦「佛潭譜」未失以前，得自佛潭。

至於此一「監洋口楊氏」與楊亮節之關係，亦出於行朝之南遷，亦見於上述「家譜源本」提及。

淑妃曾爲太妃，即爲端宗母，繼尊慈元太后。相傳從行兩弟，亮忠，字仲賢，小名二十七使，從住漳浦十五都監洋口，公享壽壹百零伍歲，至洪武三年尙存，配許氏。又一亮存〔孝〕，小名二十八使，住廣西梧州。楊氏佛潭木水之祖一世肇基始祖亮節，祖姓楊氏，以昭陽戚畹，仕宋爲處置使。端宗南遷，以公扈從，船至崖山，帝昀沉海，皇太后楊氏赴水而死。公時奉（疑有缺字）……海上，舟次佛潭，進退不得，恥爲元臣。遂隱于寶珠石山居焉，即今大髻山后是也。亮節祖娶林氏，生世隆，諱盛，遷居芙蓉之山麓，即今佛潭橋內鴻境城是也。世隆公娶陳氏，生四子，長房大成、次房大振，三房大秀、四房大韶〔註一九〇〕。

以上此一「家譜源本」之撰述，未署年代。然由其稱潯洲爲「金門」佛潭爲「鴻境城」（註一九一），推之當爲後世之物，而最早可溯及明代。再即依內容之說，楊氏南來之祖，除楊亮節以外，又有其弟忠，定居漳浦十五都之監洋口〔註一九二〕，以及移住廣西之亮孝二人。三人即爲兄弟，則皆爲淑妃兄弟輩，以及贈少帥楊纘之子。

依此記載，前者楊亮忠爲監洋之祖，壽至一〇五歲爲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其生當在宋度宗之咸淳四年（一二六八），以下又有一弟。再言楊纘之死，前文第三章之（二），引「周草窗年譜」之考正，推論在咸淳五年（一二六九）〔註一九三〕。至於得年，由個人於「南宋楊皇后家族之研究」一部分，依周密之書，推定在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間言之，爲四十七歲，或爲楊纘晚年之庶出〔註一九四〕。則二王出京之德祐二年（一二七六）亮忠年九歲，亮孝稍減一

歲，二人在輩分上仍爲二王之舅父，且年齡相若。從而以戚畹至親陪伴出走，當有可能。

(二)官澳之楊爲行朝楊亮節後裔考

前述佛潭橋之楊，因傳於世隆而爲小宗。至於大宗，若依嫡出長幼之順序，楊亮節在生前既有三子，自以長子爲大宗，次始推及小宗於次子。準此，上文所引漳浦，「家譜源本」除於首言「官澳開基祖亮節公」而起文字以外，文中亦提及亮節三子，「長世昌……次世耀」承認其大、小順序與血脈關係。於此，因再藉見於金門之資料，作相對之探討，稽其進入此間之過程。

楊亮節之入居金門，就史料而言，早期之志書如「金門志」雖未隻字提及（註一九五）。但及近年如民國四十八年，許如中之「新金門志」，因於人民志闕有，「氏族篇」一門，從於楊氏條云：

楊：爲楊亮節之後。亮節，南宋度宗楊淑妃兄也。景炎元年，端宗及弟廣王，從福州行都航海幸泉州，守臣蒲壽庚閉城拒命，端宗走潮州。亮節不及從，遂逃隱渚之寶珠石下，寶珠石在今官澳。現楊氏子孫分佈湖下、官澳、榜林、林厝、湖尾各村（註一九六）。

此一紀述，當係修志時，由民間搜集族譜採擷而成。但由其取捨，已見楊亮節之未從行朝繼續南行，已受認同。其次，金門楊氏之出系，以及其與佛潭「金浦楊」之關係，六十八年郭堯齡「金門縣志」氏族源流，復有較詳之敘述云：

楊：周宣王少子尙父之後，望出宏農、天水。唐末，中原大亂，楊氏之族有南遷入閩者，多數定居漳州，分衍

各邑。惟渚之楊氏，並非其派，乃係宋末楊亮節之後。亮節，南宋度宗楊淑妃兄也。……生三子，曰佛細、佛成、佛曇。佛細孫建業，明初分居湖下，支派分衍塘頭、榜林、東坑、林厝，又佛細支派有名枝煜者自塘頭分居湖尾、派下聚居東西堡、中堡。佛成派下居官澳。佛曇外遷漳浦，派下所居地即以人名曰佛曇……（註一九七）。

此一補充，對於「佛曇」之命名爲「所居地」，雖又有商榷。唯已將金門與漳浦二地之楊，有同支與不同支之事，交代清楚，佛潭之楊，自屬於同支之「楊」。

況且，二次志書之修，對於楊亮節之從行朝，亦均主張「航海幸泉州」而止。其后，即未南行潮州。

志書之說，因出近年，其說如此。然就金門楊氏之譜牒，有一疑修於明萬曆七年（己卯）稍后之「楊氏記譜引」，係官澳族人楊履泰所撰。其文除首言修譜緣起外，次即由其族之入居金門源流而述云：

吾幼時曾聞之故祖，道述其情由，尙記其大略焉。我祖楊氏，宋朝世臣也。始祖亮節公，同楊鎮仕宗，德祐間，元兵侵迫京都，我祖奉度宗淑妃，及二太子廣王昀、益王顯（昀），如婺州。淑妃，亮節公之妹，二王淑妃之子也。繼而元兵復逼，鎮曰：「爾保二王出走，吾斷後以緩追兵。」被元執之，歸還臨安。公乃得護二王，逃匿山中，凡有七日，乃遷溫州，航海福安。於是廣王即帝位，尊淑妃爲太皇（皇太）后益王爲衛王，我公爲處置使。冬十二月，元兵又逼福安，公隨帝遷泉州，詎料招撫使蒲壽庚悖亂，閉門不納。公因事別往，伏兵四起，

帝隨揚帆南遷，公不及焉。公回聞之，隨同三子追尋至漳州，第三子因途染病，不能從行，寄養於漳郡漳浦縣佛潭村，名號缺略，至今徒稱之曰「佛潭公是也」
(註一九八)。

以上，爲言君臣失散之內容。

楊履泰此一得自「故祖」之「道述」對於其遠祖與行朝失散之原因，指出係因蒲壽庚之「悖亂」。由此，爲探討「道述」與史實之關係，比較內容，下面容將見於「宋史」與其他史料之二王來歷、出京、迄於行至泉州間之概略，分爲二小節，稍作探討。

1. 二王出京與行朝在閩之考證

所謂「二王」之來歷，先是「宋史」瀛國公本紀之後，紀「行朝」之首有云：

二王者，度宗庶子也，長建國公昀，母淑妃楊氏，季永國公昀，母修容俞氏。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等入宮議所之，衆以爲是長當立，似道主立嫡，乃立昀而封昀爲吉王，昀信王 (註一九九)。

以上爲咸淳十年(一二七四)七月癸未之事 (註二〇〇)。又次同上「宋史」又云：

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尹臨安，請以二王出鎮閩，廣不從 (註二〇一)。

又次，同上「宋史」瀛國公本紀：同二年正月丙子(初十日)以次條云：

丙子(十日)：命吉王昀，信王昀出鎮 (註二〇二)。
已卯(十三日)：以楊亮節爲福州觀察使，提舉吉王府事。俞如珪爲環衛宮，提舉信王府行事 (註二〇三)。

癸未(十七日)升封吉王昀。

又次，再隔四日后之十七日條云：

癸未(十七日)，升封吉王昀爲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信王昀爲廣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
(註二〇四)。

以上凡四條，爲始自文天祥議以二王出鎮，太后不從。迄於決定出京之間事。但其間，先是有正月丁卯朔，陸秀夫等奉命至元之軍中，求稱姪納幣，不從。稱姪孫，亦不從 (註二〇五)。次日戊辰，陸秀夫等還，太皇太后謝氏，因命用臣禮之事 (註二〇六)。辛未(初五)日，更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於元，上尊號，奉歲幣，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註二〇七)。但諸大臣如黃鑄，陳文龍，孔應得等已有先後私自遁逃者，實見臨安之亡，已迫在眼前 (註二〇八)。

唯對於二王之出鎮閩，廣事，朝廷雖允所請與已作準備，卻仍未付行動。之后，直猶豫及正月十八日(甲申)，元軍兵至皋亭山，圍城自爲旦夕之事，朝廷因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傳國璽，上降表於元 (註二〇九)。況且，丞相陳宜中亦是夜遁逃以外，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諸武臣，亦各以所部離去 (註二一〇)，宗親遂復以二王之出，再請於太皇太后，始依前議，由楊亮節，俞如珪外加駙馬都尉楊鎮，於二十二(戊子)日晝夜，開嘉會門護二王與楊淑妃以及宗室趙與擇一行，逃出臨安 (註二一一)。次則本紀雖未提及，卻又有益王之妹，後之晉國公主等 (註二一二)。

二王逃出臨安後之詳情，諸史料甚少紀述，唯周密「癸幸雜識」續集曾言：「行自漁浦渡江，繼而楊駙馬亦追及之，至婺 (註二一三)。」以外，「嘉會門」之說，係見於「續

通鑑」，指係「自嘉會門」。

之后，由於伯顏入臨安，朝廷已落元人手中，並遣范文虎趨婺州以還。意欲追回二王一行，即見於「宋史」云。

伯顏入臨安，遣范文虎將兵趨婺，召鎮以王還。鎮得報即去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亮節等遂負王徒步匿山中七日，其將張全以兵數十人始追及之，遂同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州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時嘗至是，有御座在寺中，衆相率哭座下，奉是爲天下兵馬都元帥，昺副之。乃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昺（釋）爲福建察訪使兼安撫、知西外宗正，趙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同提刑，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遂入閩（註二四）。

又次及五月乙未朔，宜中乃立昺于福州，以爲宋主，改元景炎，冊楊淑妃爲太后，同聽政。封信王昺爲衛王（註二五）。「是爲行朝建立過程之見於史料。此外，亦同時任命陳宜中、李庭芝、陳文龍、劉黻以及張世傑。陸秀夫諸人在行朝中之新職（註二六）。唯未提及楊亮節與俞如珪等舅氏在行朝中，所居何官。

2. 楊亮節居中秉權與失散行朝考

行朝史事之再提及楊亮節，見於「宋史」忠義趙與擇傳。傳中雖未詳及繫年或繫月日，唯因文中有云：「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防禦」之語（註二七）。因於同傳中提及「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故「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阜之孝，且留輔以

隆國本」。無奈「諸者益急，卒遣之」（註二八）。由此論之，本紀在八月甲戌（十二）日條云：

秀王與擇圍婺州。丙子（十四日），聞（元）大兵至，遂解歸（註二九）。

其次，再提及與擇事，則直至十一月甲辰（十四）日條云：

甲辰，秀王與擇逆戰守瑞安……及其第與慮。子孟備，監軍趙由瑞、察訪使林溫被執皆死。……乙巳（按十五日），昺入海（註三〇）。

由此數條史事推論，楊亮節以戚畹在行朝中，而與宗室乃至其餘諸臣，有意見之爭，自在五月初端宗之立，迄於十一月，與擇死節之間。質言之，亦爲其從行於行朝之日子。

次及十一月癸丑（二十三）日之事，若再據「宋史」之說已云：

癸丑，（元）大軍至福安府……是欲入泉州，招撫使蒲壽庚有異志。初，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昺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遂，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昺移潮州（註三一）。

以上，爲自元月間二王出京，迄於行朝次泉州間見於史料之概略。

然由以上史事觀之，外戚楊氏一家之保翊幼主，對於宋而言，固云：「忠誠不貳」，身分且卻特殊。但在此一地位之人際背后，仍非十分完滿。此中，如楊鎮於金華山中時，雖表明自我犧牲之立場，被執北回而緩追兵。但及二月癸丑（十七）日，則與孟旗，謝堂等，奉命赴省議追回二王

(註三三)。次乙卯(十九)日，元人將恭帝等三宮北俘而去，楊鎮亦與謝堂等偕行(註三三)。壬戌(二十六日)，以疾未北去之謝太后，更遣中貴盧源，令楊亮節與俞如珪二提舉，賁見手詔諭二王及從臣，僚屬復還臨安(註三四)。使者因被陳宜中沉于江中(註三五)。至於楊鎮，於入元之後，初被元世祖授官，拜吏部尚書兼臨安府安撫使。次及是年十月，復拜參知政事(註三六)。此種變數，固有其身不由己者。但消息之傳，楊亮節身且為武臣，自亦不免招來其他同屬擁立端宗有功之臣僚與宗室猜忌(註三七)。

其次，以行朝成員而言，身為宰相之陳宜中，前在臨安時之行徑且不說，於行朝中再相，文天祥已評「實無經論」而「尸其事」(註三八)。武人之中，最大支柱之張世傑，文天祥亦如本文於第一章之(二)已引述：「閩之再造，實賴其力，然其心無遠志，擁重兵厚貲，惟務遠遁」見其無心經營北方。再如良將蘇劉義，亦以「世傑用事，志鬱鬱不得展」(註三九)。行朝人事處於此種情勢之下，親疏關係，互相傾軋，自屬難免。再則以泉州而言，來自「平宋錄」之說，伯顏在二月間，已曾遣人招諭蒲壽庚(註四〇)。又次「三朝政要」更說，行朝在軍進泉州，復「問蒲壽庚索軍糧不及應副」(註四一)。如此，張世傑在前述蒲壽庚來謁時，未將之誅除縱之以去遂激其變，行朝被迫而再次航海(註四二)。

當時，海上之兵力，正軍為十七萬，民兵為三十萬有奇，內一萬為淮兵，且時際大霧之季節(註四三)。由此，天時、地利、以及人和之無一是處而試述：情勢固非起於兵敗而潰走，卻亦禍起一夕，部分登陸布署者，無法完整撤退於

海上，實亦可見。從而如楊履泰之「故祖道述」楊亮節「隨帝遷泉州，詎料……蒲壽庚悖亂，閉門不納。公因事別往，伏兵四起，帝逐揚帆南遷，公不及焉」。以及前段之行朝過程。雖云，歷經傳說，始成文字。卻亦符合史實。

然則，史料之探討既此。其偕三子之入漳浦，並留第三子於佛潭后之隱於民間，至于入浯洲之過程如何，即「譜引」又言其將第三子寄養於佛潭后之去向云：

公復同二子，長佛細、次佛成，來廈覓航，將欲南渡忽聞太后在龍登洋遭颶突起，覆崩舟中，公進退不得，惟是北面呼號，頓足稽首而已。遂埋名來浯州，不為元臣，同二子佛細，佛成就於浯江之北，達山之下，表名而處之曰官澳鄉是也(註四四)。

以上，為楊亮節埋名浯洲之內容與過程。至於此段「譜引」中，所敘述之「太后在龍登洋……覆崩舟中」一節，稽之史實，所指當係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十二月丙子，行朝在井澳，颶風壞舟，端宗溺水幾死之事。時，死者十之四、五。次日丁丑，元將劉深追至七州洋，執俞如珪而去(註四五)。至於厓山之覆亡，楊太后之殉國，更在二年後之祥興二年(一二七九)二月(註四六)。其距泉州之失散，相去約二十六個月之事。唯在戰禍之下，廈門與浯州，時猶為偏僻之離島，視若甌脫，因得自後之傳聞，將二事混為一談，自為無心之過。

至於隱名浯州以後，楊亮節與其二子之死。康熙壬辰(五十一年)後裔楊享傑「金湖族譜序」有云：

我建金湖建業公，乃官澳二世祖佛細公之三子淑香公所出也。……喜得可溯，而始祖允臧公與二世祖佛細公、

佛成公合葬本鄉之后倉，一堆灰墓是也（註三三七）。

金門之楊，爲楊亮節之后，而與佛潭同出一源，從亦理出由來。另外，成文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之「官澳募置祖祠緣疏」上面有一紀述云：

聞佛潭公百歲後，敦囑子孫，藏寶佳城，必立石碑。碑上刻官澳楊公墓五大字，以示後世子孫，不忘故祖盛意（註三三八）。

由此，更識見其問之認同，由來已久以外，楊亮節爲行朝外戚，而系出上虞之楊氏，官澳之楊與佛潭橋之楊，自可視爲上虞支裔。

（三）佛潭官澳二楊同出上虞與其餘楊氏之附從

漳浦佛潭之楊與海島金門之楊，爲同出一本，其源爲宋行朝楊亮節所傳而出上虞一事，若由公私資料之比較、分析，原已接近定論。無奈，所有來自譜族之資料，其實亦非十分完整無懈，從而於此亦有再加以稍提之必要。

此中，先就佛潭而言，如其族長楊振芳所述，原有之譜，已燬於文革，迨及重修祖廟后，始走訪各地之同姓，搜集殘簡，並抄入得自所找回碑刻之文，輯成「衍系考」於丙寅（一九八六）年十月，付印爲乙冊。從而此「衍系考」所輯之文字，亦多來自外支，而非殆屬佛潭之原譜。由此，早前佛潭之譜，其紀述祖先卒之世譜，似已全失。因而見於「衍系考」中之詳紀祖先之生卒與葬所者，祇見佛潭祖世隆之部分而已。此一世譜云：

始祖世隆公，諱盛，娶陳氏，子四。生于宋理宗淳祐（三）年癸卯正月二十六日寅時，卒于元泰定甲子（按元

年）年，二月十三日辰時，享壽八十有二歲。葬在大髻山后福興埔寶珠石山，坐巽向乾兼戌，丙辰、丙戌分金。后有六樟樹數株爲證。公遷居芙蓉之麓，左右門前有靈壁山、鸛鷺石諸勝。

媽陳氏，蘇厝人氏，敕封孺人。生于宋，卒于元。年月日不詳，與公合葬，生四子，長大成，次大振、三大秀、四大詔，一女嫁石椅藍家（據后亭本）（註三三九）。以上此一世隆之生平紀述，文後署有來自「后亭本」概見非本爲佛潭。

文中之其他紀述且不論，唯其關於楊亮節等三子世隆之生平，繫年於「理宗淳祐三年（按原刊誤作二年）癸卯」而卒於「泰定甲子（元年）」得年八十二云，固生卒脗合。但若據前述個人「楊太后家族之研究」楊亮節爲楊淑妃之兄弟，二人同爲楊纘之子。纘之生，最早在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楊亮節之生，雖無從推算。但淑妃之生卻在淳祐四年（一二四四）。是年，楊纘年二十二歲而已，從而其兄弟亮節之生，爲兄當亦較早一、二年而在淳祐元年（一二四一）迄六年（一二四六）間，爲弟亦遲一、二年。因而，此一「后亭本」所傳世隆之生年，若指爲楊亮節之生年，猶可成立。至言爲「世隆」之生云，說法於此已無法置信。

其次爲佛潭與金門之資料，俱言楊亮節在行朝中，官爲「處置使」一節，亦使人費解。蓋通閱「宋史」職官志，以及黃本驥「歷代職官表」未見有此「處置使」之官名。至於求之初出京時，楊亮節之官爲「福州觀察使，提舉吉王府行事」，同行之俞如珪爲「環衛官，提舉信王府行事」，皆屬武職。此中，「觀察使」一職，始設於初唐，係派遣朝臣分

赴各道訪察州縣，官吏功過及民間疾苦，或名「巡察使」、或名「按察使」、「探訪使」、「兼黜陟使」，最後始定名為「觀察處置使」。至宋代，觀察使與節度使僅為榮稱而非實職（註二四〇）。如在楊家一族之中，楊谷曾除潭州觀察使（註二四一）。楊石楊州觀察使（註二四二）。楊鳳孫福州觀察使（註二四三）。俱為武階榮譽性之升遷（註二四四）。楊亮節在此國家危急之際，受此官職，實質仍不例外。故其「提舉吉王府行事」，始為實職，且為宋人所置。其內容為主管特種事務之官，如「提舉常平司」、「提舉茶鹽」、「提舉坑冶司」、「提舉市舶司」等以及「宋史」提舉常平司條云：掌常平、義倉、免役、市場、坊場、河渡、水利之法、視歲之豐歉為之斂散，以惠農民、凡役錢，產有厚薄則驗有多寡，及給吏祿，亦視其執役之重輕難易以為之等。……皆總其政令，仍專舉刺官吏之事。熙寧初，先遣官提舉河北、陝西路常平。未幾，諸路悉置提舉官。元祐初罷之……紹聖初復置，元符以後因之（註二四五）。概見「提舉」原屬主司經濟與建設之官吏，卻沿其有「總其政令」、「專舉刺官吏」特性，而移用於二王府，使專其內外事務。

然而迨及行朝於福安建立后，其餘同擁立端宗之諸成員，均發表有新職，見於史料，卻未提楊、俞二人。唯宋之官制，卻另有「制置使」一職，雖不常置，卻為「嘗經畫邊鄙軍旅之事」者，政和中，熙、秦用兵，內侍童貫曾屬是職（註二四六）。開禧間，江、淮、四川並置大使。又有沿海制置使，以明州守臣領之，其職止肅清海道，節制水軍，惟財計、茶馬不預（註二四七）。此「制置使」與「處置使」，一

字之差。準此，族譜所云：「我公為處置使」。或為觀察使亦略稱為「處理使」抑或制置使之傳訛。

復次，又一大疑題。蓋漳浦之楊，如以佛潭一支而言，其源出行朝，由諸資料之顯示，固距定論至近。唯若前於第四章之（三）所提，「梁峰」小報之報導「宋端宗皇帝外祖父墓的發現」一事，撰者將「漳浦杜潯小山東譜記」紀述，持與墓地發見之「墓銘」比較，認為墓主「楊維邦」其在譜上係作「維邦，字壯國」墓銘又有「丞相始祖楊公墓」。因斷為端宗之外祖父，此一說法，若稽之「宋史」，「宋會要輯稿」乃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不但皆未能找出「楊維邦」之名諱或字，佐證有其人於宋代，曾任高官。其次「衍系考」所錄「小山東譜記」有云：

弘農乃山東兗州泗水人也。世居昌平鄉中，□□祖父諱朝修，字大宗。性精敏，無不通達，作文自成一家。宋寶慶，中舉人、進士、官徵河東南宣撫使。祖母卜氏、諱淑姜，乃西河人也。治家嚴，而有法。單撫我父親一人，諱維邦，字壯國。年甫七歲，知春秋大義。逮我父時，年雖少自成人。理宗國號嘉熙時，能舉進士第。其后，以王師破元軍，援尚書左僕射。元入聞之相戒曰：「南朝相楊君矣」。開邊隙，後與權貴賈朝宗議不合，去相位。然未嘗一日忘也。母孔氏，乃宣帝之后裔也。……兄諱敞，性情介……景定舉進士，授國子祭酒考。後舉進士，拜南安司旅。未就任，母即世（逝）。考與兄治喪三年，甫卒哭，而金狗豹起兵入寇。詔考兄弟征之，擒元金狗豹而虜兵退敗。帝命敞為南路都總管八（入）衛，命考為征元侯以御（禦）寇（註二四八）。

以上，此前段之「譜記」文字之未通順且不論，所謂「翰修、敵」二人，亦一如維邦，位高卻未見於史。而「弘農」之地理，所據官職職稱，亦均未合理（註二四九）。唯其次又提行朝之軍云。

度宗國號咸淳、皇帝崩。恭宗國號德祐承統，年甫四歲，軍國大務付之奸臣，而考兄弟已不得與國事及軍政矣。迨元兵逼迫朝廷，方議南遷，而恭宗已曹（遭）北狩。其時，護衛將卒，相望歸元，臨安淪沒，我父子兄弟，乃奉益，廣二王南遷焉。至錢塘時，方結營坂中，有耆老叩馬而言曰：「此處潮水聚（驟）至，不宜結營埠上，而元兵分駐江沙中，四處皆嘉曰：『天欲亡元而興宋也』。然天命有在，潮水不至者也七日。此固天意之不測，實非人謀之不臧也，乃與皇太后負王，乘夜而走溫州。三月，陸秀夫、陳宜中來會。乃召張世傑於定海，使陸丞相先來福建安民，立二王都元帥，希圖迎復。迨航海至福州，將帥士卒降元者過半。年五月，乃奉益王（即）皇帝位，改元端宗，國號景炎。維時將帥不能和！嗟嗟我父，有櫛風沐雨之勞，愧不能迎帝復位，乃對天撫胸自責曰：『爲相不能臣君定國，而流離鎖尾，實乃素餐，愿天責其後世子孫，勿作在朝顯官！』嘔血而亡。時維九月晦日也。軍中不得備具衣棺槨，改與兄弟奴李旭，不得已將父尸焚尸，孚盛羅衣，隋帝到古雷山，元兵不敢追迫，在右丞相陸秀夫啓帝下營，而改以父親未得歸葬，於是觀東北有山，尉（蔚）然挺秀，遂治葬親之具。越明日，與兄上疏乞賜葬，奉旨賜葬，擇地而來離御營有五十里之遠，改（蓋）觀此地襟山帶

湖，遂葬父親在此山尖下，名曰雞母岫。葬畢，欲致身扶帝復位，而帝又被洪（弘）範所迫，望南而至崖山與洪（弘）範交戰。元兵死者，不計其數，我兵死者，不計其數。而洪（弘）範亦犬馬之才，非能愈我宋將。但天意在有（耳），固非人力所能爲也。陸秀夫觀人心之向元、即天命之歸元，於是抱帝墮海而崩廣南。張世傑戰船千餘，集欲來護駕，亦被暴風漂沉海中矣。蒼天！蒼天！胡滅我家之速也。於是改與兄相向而哭曰：『盡孝難盡忠，我兄弟二人，今日果之矣！』欲殯帝與陸丞相，但四圍皆元狗，不得過關，遂隱遺（跡）在此，亦以服君親之喪。迨三年之喪畢，又欲集衆復仇，但人心向元，莫有從之。姑偷生以爲祖宗傳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終身不服元域，又不敢忘故地，名曰：『山東』。考兄弟有三，侄超群拔萃，克紹相之光。考晚有兒，蒙兄以二侄塤，字仲祥，爲我後裔。考兄子，移居金門。考之子歷三世，移居六鰲，方知我祖及宗派之來由。故志之以爲子孫鑒云，一以示子孫莫登元朝之官，一以示考之不忠，玷辱於先考。若有百歲之後，吾子孫切不可附予於先人之廟，吾子孫其勉哉（註二五〇）！

以上此一文字，部分亦可於史料找到依據。其中，如述「結營坂中」，「潮水不至者也，七日」，亦即「元軍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之事。毋奈此一史事係發生於二月壬寅（六）日（註二五一）。但二王之出京，早在元月戊子（二十）日（註二五二）。已見事不符實。其餘亦與史實若即若離。況且，文中更強調其先係來自「山東」，從而文中雖亦提及「兄弟有三」，「考兄子，移居金門」之事。其由文字之

後段，概見此「譜記」原係出自「楊維邦」之子所撰，卻又言「歷三世，移居六鰲，方知我祖及宗派之來由」云。敘述之來源，似係雜人佛潭楊氏之口誦事，再加入若干得諸史料之說，混淆捏造杜撰而成。至於成文之年代，若由其墓銘之有「大明天啓元年仲冬」論之，最早當在清康熙以後（註二五三）從而杜濤此支楊氏，若認其與佛潭之楊，為同出一源，實難苟同。所謂宋端宗外祖父，自為淑妃之父楊繼，字嗣翁，號守齋，又號紫霞。其死在咸淳五年（一二六九）時宋猶主政臨安，焉有墓在漳浦古雷半島之理。

註 釋

- 註 一：楊緒賢臺灣區姓氏堂號考，貳之二姓氏分布。頁十四。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原刊，民國六十八年。
- 註 二：據同上書「臺灣區各縣市分姓人口數統計表」引各地戶政事務所（六十七年六月）口卡資料之統計：陳、一、八五〇，四二三人。林、一、三八一，七一三人。黃、一、〇三〇，五七一人。張、九〇六，九九九人。李、八七五，五九五五人。王、七〇三，八七八八人。吳、六六八，七三四人。劉、五四七，九三四人。蔡、四八七，三三二人。楊、四四八，三六七人。
- 註 三：按楊之為姓：說文云「從木、易聲」。參見唐羽「『楊』字音義考釋」，見蘭陽福成楊氏族譜卷一。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出版。
- 註 四：據梁啟雄二十四史傳目引得所作列傳人物之統計，李、一、〇四七。王、八七五人。張、六九九九人。劉、六四九人。楊、三三二二人。陳、三五一一人。吳、一五七七人。黃、一〇七七人。蔡、六八八人。林、五三三人。河洛出版民國六十七年。
- 註 五：據楊氏三十五世祖（關西夫子）震公紀念冊引（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百家姓新排列」）十大姓順序為：李、王、張、劉、陳、楊、周、黃、趙、吳等。一九八六年漳浦。
- 註 六：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楊氏，見鼎文書局印行新校本。
- 註 七：王隱晉書輯本卷二地道記上洛郡楊條引實字記：「楊，故楊侯國，晉

滅之，以賜大夫羊舌肸，漢以為縣，屬河東郡。後漢同。魏置平陽郡，楊縣屬焉。」又引劉昭注：「梁城，去楊縣五十里，叔饗邑也」。

註 八：同註六。

註 九：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魯釐公三年（前六七九），晉侯潛二十

八年條。見鼎文書局新校本，頁五七一。

註 十：同上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第九，頁一六四〇參閱。

註 十一：同註六。

註 十二：春秋經傳魯昭公三十八年（前五五四）夏六月條云：「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遂滅祁氏、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杜預註云：「銅鞮、平陽、楊氏」三縣是也。見新興書局相台岳氏本。頁三六三、三六四。

註 十三：同註六。

註 十四：（一）同前引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四」赤泉侯年表。頁九三七。

（二）又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頁三三六參閱。

註 十五：（一）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赤泉侯楊喜年表。（二）卷十七平通侯楊惲年表，頁六七一。（三）卷十八安平侯楊敞年表，頁六九二參閱。（四）唐羽「赤泉侯世家傳略」見註三「福成楊氏族譜」卷三。

註 十六：據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列傳，見鼎文書局新校本頁一七五九。

註 十七：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四華陰縣條「華陰縣在（華）州東七十里。……春秋時，晉陰晉地。漢初曹參食邑寧秦是也。尋置華陰縣，以在華山之陰而名，屬京兆郡。後漢改屬弘農郡」。

註 十八：新唐書卷一七五楊汝士傳。頁五二五。按：京兆三楊所屬三坊。見唐兩京城坊考卷三西京以南靖恭坊、新昌坊二條與卷五東京以北履道坊條。世界書局中國學術名著等六輯，文獻叢刊第一集六冊。

註 十九：據宋劉一止苕溪集卷四十八楊宗閔墓碑，見四庫全書集部七一別集類。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一三三冊，頁二二八。

註 二十：（一）同上，楊宗閔墓碑云：楊氏出姬姓，晉大夫羊舌氏、至叔向食邑於楊，其子食我，以邑為氏。（二）宋王洋東牟集卷十四「楊隱君墓誌」云：「楊氏別姓以來，數千載間，世為盛族。……大祇重於叔向，

貴于赤泉侯。」見四庫全書臺灣商務景印別集類一一三二冊，頁五〇八。(三)宋沈括長興集卷十八「楊構墓誌銘」云：「君諱構……其先華陰人。漢太尉楊震葬華陰。其後，子孫傳其譜為最，君之先，在其籍中」見同上景印集部一一一七冊，頁三三八。(四)宋歐陽修全集卷三外集二「諫議大夫楊大雅墓誌銘」云：「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見河洛圖書出版社夏學叢書。頁三十一。

註二十一：按崇文總目氏族類有「楊氏家譜」一卷，楊侃撰。

註二十二：按氏羌楊氏，史料見後漢書卷八十六白馬氏傳。宋書卷九十六略陽清水氏傳。後人之研究，可參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氏族姓楊氏。見鼎文書局姓氏新著二種，頁三四二。蘇慶彬兩漢迄五代入居中國之蕃人氏族研究，頁二八七，西羌、氏。

註二十三：天水：亦楊氏郡望。見註一「堂號考」頁二一八。按：漢天水郡，「方輿紀要」卷五十九「陝西省鞏昌府伏羌縣」。仇池：同「鞏昌府成縣」。

註二十四：王素存中華姓府楊氏條：魏書官氏志「莫胡盧氏改為楊氏」。見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原刊，頁二九三。

註二十五：(一)隋書卷六十三楊義臣傳：「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賜姓楊氏」。見鼎文書局新校本頁一四九八。(二)新五代史卷五十一楊光遠傳云：「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噉，蓋沙陀部人也。……阿噉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見鼎文書局新校本頁五八七九。

註二十六：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諸蠻上云：「初，熙寧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而南江之舒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為王民。」頁一四一八〇。又卷四九四同上諸蠻下：「紹興十年，承信郎琴州溪峒楊進顯，率族屬歸生界五百餘戶，疆土三百餘里。」頁一四一八九。見鼎文書局新校本。

註二十七：陳汝咸漳浦縣志卷之十九叢談云：「陳元光光州固始人，王審知亦光州固始人，而漳人多祖先元光、興泉人多祖審知，皆稱固始。按鄭樵家譜後序云：『吾祖出滎陽，過江入閩，皆有源流，孰為光州固始人哉！』夫閩人稱祖，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實由王潮兄弟，從王緒入閩。審知固其衆，克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民

族者，本之以當審知之時，重固始也。其實謬濫。」見成文出版社原刻本景印，頁一五三五。

註二十八：按：楊氏本文將為探討外。趙氏之在閩，為宋宗室若和郡王之後，見本文第六章之(二)。葉氏之入閩，時在宋之南渡，見連谿葉氏家譜。汪氏、系出徽州婺源，為宋汪伯彥之後，移居同安后倉英厝社。見臺灣溪尾汪氏族譜。粘氏，金宗室完顏粘沒喝之後，改漢姓為粘。至八世博溫察兒，以世亂，浮海抵泉，居晉江。見晉江粘氏家乘。

註二十九：(一)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本紀，德祐二年二月初五日條：「辛丑，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詔諭郡縣使降。大元使者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罷官府及侍衛軍」。新校本頁九三八。(二)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德祐二年二月條：「二月丙申朔，巴延丞相傳旨，收藏軍器。」又「北使請傳國璽」。見四庫全書史部臺灣商務景印三二九冊，頁一〇二七。

註三十：據清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宋亡，繫年於祥興己卯。明年至元庚辰，始接元紀。見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註三十一：同註二十九瀛國公本紀附二王本紀。頁九三九。

註三十二：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八二德祐二年二月丁未日條後附文，頁四九。見世界書局印行新校本。

註三十三：同註三十一。

註三十四：同上「本紀」頁九四〇。並參閱同註一「三朝政要」卷六廣王本末，頁一〇二九。

註三十五：同上註。

註三十六：按「行朝」一詞，係指行至某處之朝廷，猶「行在」。舊唐書崔胤傳云：「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其宰臣百官以下，……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見新校本頁四四八四。

註三十七：同註三十一「二王本紀」頁九四五。

註三十八：同前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楊淑妃本傳。頁八六六二。又按同上「二王本紀」云：「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頁九四五。

註三十九：同上「二王本紀」頁九四四。

註四十：同前宋史卷四五。忠義五趙與擇傳。頁一三二六二。按：與擇為秦王德芳九世孫。見趙恆愚趙氏尊祖錄，民國六十二年，琴鶴堂叢書之二

註四十一：元佚名昭忠錄（不分卷）有蘇劉義、趙與擇、鄧光薦傳。見四庫全書

史部，臺灣商務景印第四五一冊，頁二四三。明錢士升南宋書卷六十一補有蘇傳卷六〇補有鄧傳。見中央圖書館善本。

註四十二：「宋楊亮節居中秉權」並見同前昭忠錄。續資治通鑑，頁四九九三。

馮琦原編陳邦瞻增補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二王之立景炎元年八月條。見四庫全書史部，臺灣商務景印第三五三冊，頁七三九。

註四十三：宋史卷四五一忠義六陸秀夫傳云：「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上笏立，

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頁一三二七六。

註四十四：黃淳厓山志卷之三，頁十四。中央圖書館館藏善本。

註四十五：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度宗全后傳，共三七五字。唯楊淑妃傳祇一四六字而已。據新校本。

註四十六：楊鎮之生平除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楊鎮事較詳以外。餘散見於鄧文原巴西集、鮮于樞困學齋雜錄、姚燧牧庵集、魏初青崖集、方回桐江續集、賈奎雲林集、劉將孫養吾齋集、王義山稼村類稿、袁桷清客居士集、餘皆片段或見於吟咏而已。

註四十七：按：元史之記載，祇見二條，一見於世祖本紀一見於申屠致遠傳。

註四十八：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頁八。見中央圖書館善本。

註四十九：按周密志雅堂雜鈔有「余向游紫霞翁門」語，「紫霞翁」，係以號尊稱楊纘。見宋代小說筆記選：頁六五一。

註五十：同註三十一，頁九四四：五月癸未朔條。

註五十一：羅香林宋王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註十六：九龍寨側侯王廟所祀者為宋提舉官楊亮節條。見香港大學東方文化三卷二期，頁一九六。民國五十六年七月。

註五十二：據趙士松主編趙氏族譜卷一「度宗玉牒」云：「二配楊氏，懿諱巨良，樞密使楊鎮長女也」。民國二十六年廣東出版。

註五十三：見次條註五十四。

註五十四：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卷六楊太后家世與九龍楊侯王廟：楊太后家世考。頁八十四。按：饒著此一系考，除指摘楊鎮非帝是之外祖父。

其餘，如以楊纘為楊石嗣子，亦有待商榷外，蕃孫、鳳孫之系出，均未考出。

註五十五：見註五十一「宋季之海上行朝」引羅世常撰「重修侯王廟碑記」。

註五十六：同上羅著註四十四全文參閱。

註五十七：同上羅著二帝是等之駐蹕九龍等地及其事蹟。頁一八八。

註五十八：同註五十六全文參閱。

註五十九：蕭國健香港侯王廟所祀奉之「楊侯大王」。見香港前代史論集負三〇七。臺灣商務印書館文庫四九三：民國七十四年二月。

註六十：唐羽南宋楊皇后家族之研究。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六至十七日羅香林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學歷史研究所學會。按：本研究內容現於臺灣新文豐出版社排印中。

註六十一：據文天祥文山指南錄卷附指南後錄卷之四集杜詩自序云：「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予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槩見於此矣。是非有意為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攷焉。歲上章執徐……文天祥履善甫敘。」又附文云：「是編作於前年」，下署「壬午正月元日」。見臺灣中華書局中華學叢書。頁一六五，民國六十一年台一版。

註六十二：見同上書，頁一六六。

註六十三：同上書，頁一七六下。

註六十四：同上書，頁一七七迄頁二二二。

註六十五：據同上，頁一七七。

註六十六：據同上，頁一七八。

註六十七：據同上，頁二〇三與二一一。

註六十八：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外紀。見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稱文叢）一四一，頁二九一。

註六十九：同上附考。

註七十：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一開闢紀。見頁八。古亭書屋原刊景印。

註七十一：參見註二十八引用，趙氏、葉氏、汪氏、粘氏諸譜。又粘氏為女真宗室後裔，參閱楊緒賢記粘氏家譜。見臺灣文獻季刊二十九卷一期，民國六十九年。

註七十二：臺灣漢人依祖籍細分統計（昭和五年）調查表。見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頁一八七。據省文獻會原刊本。

註七十三：據同上調查表之祖籍統計與百分比。頁一八七下。

註七十四：陳汝成漳浦縣志卷之二風俗，引何喬遠「閩書」成文景印頁一九三。

註七十五：林學增同安縣志卷之六城市條云：「縣城在大輪山下、東西廣、南北狹，如銀錠式，故名銀城。南溪有石、狀若魚、色若銅，故又名銅魚城。」按：「銀同」之名，係本「銀銅」而訛變也。

註七十六：同註七十四「漳浦志」街市條：「佛潭橋，在十七都梅月城」。又坊里條參閱。見頁一五四、一五五。

註七十七：同上坊里條云：「十七都……明時統圖六。國朝遷移時，沿海諸圖，皆為棄地。特令漳浦營城守遊擊，專駐官塘保之趙家城，復界後，歸駐本縣。今有本營把總分汎積美（在石門保），統圖五」。官塘，後溪、赤水、石門上，石門下。頁一五四，按成文景印卷帙有誤。

註七十八：據「廣韻」徒耐切。「集韻」、「韻會」待戴切，音代去聲。「正韻」云：埭，以土填水也。往來船舶征權之所，兩岸樹轉軸，遇舟過以纆繫舟尾，或以人、或以牛推軸，輓之而前。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八賦役門商征云：江淮堰埭，商賈牽舡，過處糾錢；「謂之埭程」。據四庫全書子部臺灣商務景印第九四一冊，頁六〇一。

註七十九：宋曾鞏元豐類藁卷十六書，謝杜相公書：「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扼。」見四庫全書集部臺灣商務景印第一〇九八冊，頁四九六。

註八十：同註七十四「漳浦志」埭條云：「橫林埭，在十七都」。餘又有「高塘埭」等，多至十九處並冠地名。頁一三〇。

註八十一：金門派移居臺灣梧棲支裔資料。見楊金國編楊氏大族譜。新遠東出版社印，民國五十四年排印本。

註八十二：參閱本文第五章之（二）以次考證。

註八十三：同註七十六。

註八十四：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承休、字祐之，刑部員外郎」，為楊虞卿之孫。又歐陽修「宋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云：「府君杭州之錢塘人。……九代祖隱朝……生燕客，燕客生虞卿，虞卿生堪。猶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為王，……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按歐陽修夫人楊氏，則承休曾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見歐陽修「楊氏夫人墓誌銘」。歐陽修全集卷三居士外集二，頁四十六。河洛夏學叢書。

註八十五：董淵源主編菲律賓董楊宗親總會二十週年紀念特刊，第四篇文獻輯要；引「楊氏大宗世譜」。民國五十九年發行。

註八十六：按：董氏云：「其先似係來自廣東之某楊氏祖祠」，因名之「廣東譜」，原譜版本不詳。

註八十七：楊志文湖峰楊氏宗祠奠安誌（民國六十三年）宗族紀事：「金門湖峰楊氏族引」之二，頁十三。發行者，金門湖峰楊氏宗親會。

註八十八：據同上書人物志，頁一三三楊志文簡略。

註八十九：據清史稿校註卷二二一孝欽顯皇后傳云：「初尊為皇太后，上徽號，國有度累加上，曰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見國史館校註第十冊。頁七六九四。

註九十：報導人，楊秉訓，湖峰「恭」字輩裔，臺灣大學研究生。

註九十一：同註八十七「族引」。

註九十二：同註上「族引」之三。

註九十三：宋史卷四十七瀛國本紀附「二王紀」，頁九四一。

註九十四：同上「二王紀」頁九四二。

註九十五：（一）按同上「二王紀」云：「是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初，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是舟至泉，壽庚未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並沒其貨，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是移潮州。」（二）又按佚名「宗季三朝政要」卷六廣王本末云：「進至泉州，問蒲壽庚索軍糧，不及應副。遂移潮州，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見四庫全書史部，臺灣商務景印三二九冊之頁一〇三〇。以上說法亦異。

註九十六：同註九十三「二王紀」，頁九四三。

註九十七：按：宋諸帝玉牒，見於趙士松（民國二十六年廣東）編趙氏族譜。首自太祖玉牒起迄於帝昀玉牒，並各附有皇后紀。共十八篇。後並有丞相文天祥、陸秀夫、太傅張世傑三傳，以及至元間楊晃發陵事，匡山總圖、全節廟、大忠祠等圖，宋諸帝與后妃像，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像。唯玉牒之由來待攷。

註九十八：按：十八反王，內容係據隋唐演義改編，見於臺灣之北管戲。

註九十九：按：演貴妃醉酒、高力士脫靴等，見於北管戲。

註一〇〇：按：楊家將見於北管戲者甚多。有楊家將、穆桂英掛帥、楊文廣征南、十二寡婦征西等。

註一〇一：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云：「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見新校本一七六〇。後人以引為「四知」，堂其號。蓋本同上書楊震傳贊有云：「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註一〇二：按：六使公，即楊延昭。奉其神為主神之會，俗稱「六使公會」或「楊元帥會」見於臺灣北部地區。又六使公並參閱仇德哉臺灣之寺廟與神明二、歷代英烈及其寺廟，宋代、六使爺。頁一三六。

註一〇三：邱坤良民間傳說與歷史中的狄青等第五章結論。民國六十二年文化學院史研所碩士論文。

註一〇四：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十人物志義俠吳沙傳。見文叢九十二，頁八十九。

註一〇五：報導人：楊長庚、楊以讓、俱「誠」字輩裔。按漳浦縣湖西長橋黃氏家譜總誌云：「若吾之始祖考，則是鴻禧壽夫公，……自宋末卜居佛疊橋。後避倭亂，遷入湖西，明時劃出佛疊、赤湖近海二地，稱為界外，現佛疊地方，由楊姓聚族而居」。又云「黃氏主要居地有：城內、頂樓、嶺脚、枋林、大嶼……等」。唯未明言爭執內容。載黃進財、江萬哲主編黃氏族譜（民國五十一年），淵源沿革志頁四〇、新遠東出版。

註一〇六：同上報導人云：祖先曾因逃難，故趕在天明祭祖。

註一〇七：唐羽總纂蘭陽福成楊氏族譜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民國七十二年十月，臺北信大水泥公司出版。

註一〇八：楊志文金門官澳楊氏族譜，列「閩台族譜輯之二」有陳漢光所加識語：提及原刊為油印本，作「金門楊氏族譜」，以「頗有參考價值，茲特收入本輯」。載臺灣風物十六卷二期，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註一〇九：按：依光緒二十一年，清廷與日方所訂馬關條約。因其約文之第五款，訂有台人於換約後之二年期滿，未離開臺灣，則視為日本臣民。從而影響及其後墾地與原鄉間之宗族活動，轉變最大。「約文」、見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文叢四十三、頁七十七。

註一一〇：例之一：（內湖）郭姓族譜再續譜序云：「我十六世文淑公，隨父于初公於乾隆中葉渡台時並未攜帶此譜來台也。迨至十九世祖國木公，乃于明治初年（按同治八年），開用公費，親至內地原籍，抄回此譜耳。然國木公只于內地，抄回元譜，而自于初公渡台以來，至當時之譜，計約百年，並未片字誌入於內，使後來我輩，再續其譜時，難以稽考矣。」民國四十七年序。例之二：楊世祿寫（板橋）楊家族普（譜）序云：「根據我家留存的一本小冊子，以及父母口頭敘述，得知家譜早在我祖父之前已流失，後經過我祖父與二伯父輾轉探詢，直奔桃園，找到楊六婿公（真實姓名已無從考查）的後裔，抄到部分的資料，至於其準確性則尚待深入考證」。見國學文獻館微卷一三九一五〇六號。

註一一一：按：弘農楊氏之系出，歷來之說，雖有多種，惟大抵為（一）姓纂之「周武王子唐叔封于唐，出公遜于齊，生伯喬，歸周，天子封為楊侯、子孫，以國為氏」。二名賢氏族言行類稿之「周宣王曾孫封楊，其後為氏」。三姓氏考略之「望出弘農、天水。楊食我，亦作楊食我，故一云：楊氏出楊食我。氏族楊氏，世居天水」。按此說：係主弘農楊，出自楊食我，而後者出自仇池。係據宋書白馬氏傳。四楊名時族譜序之「楊氏出于姬姓：其一、周宣王子父封于楊。其二、晉公族羊舌肸叔向食采于楊氏縣。子孫避難居華陰，秦、漢間，或居河內，或居馮翊，漢有赤泉侯，後世為安平侯者，關西伯起其孫也。伯起之後尤著熾，故今楊氏多言出自關西」。並參閱註二十。五外族之改漢姓：則

有魏晉官氏志之「莫胡盧氏、改姓楊氏」。隋書楊義臣之「本姓尉遲氏，……賜姓楊氏」。新五代史楊光遠之「阿噠囉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外族之亦姓楊氏，則見於宋史之西南溪峒諸蠻。由此，李濟認為：楊姓大別為二：其一，主要根幹為周室之後，其二為托巴斯族。唯仍未及西南溪峒諸蠻。以上，楊氏姓源之說，唐、宋諸編，尤主出自晉之公族者，為弘農楊氏。且占前述五說中之一、二、三說部分。楊氏出自羊舌氏之說，最早可見於宋代之譜。唯及近歲，又有一主張出自唐叔虞次子，諱杼（平杼）者，於周康王六年，受封為楊侯，因奉為楊氏太始祖列一世之譜。楊之出自羊舌氏之說，羊舌氏一族可見於春秋經傳，紀有其興衰始末，然楊（平）杼其人，稽諸典籍，出處猶有待澄清。見（一）臺灣弘農堂楊氏大族譜頁四諸系表「楊杼」，民國七十年：楊氏卅五世祖關西夫（孔）子震公紀念冊附錄杼公歷代裔孫名單，楊氏受姓源流詳志。一九八六年中國。（二）楊族史編纂委員會「合輯」資料，一九八八年貴州安順。

註一二二：（一）宋史卷二四三恭聖仁烈楊皇后傳云：「后少以姿容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頁八六五六。（二）同上書卷四六五楊次山傳云，「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曾祖全，……祖漸……家于越之上虞」。唯未言父為誰。頁一三五九五。（三）又同上楊石傳云：「吾家非有元助盛德，徒以恭聖故致貴顯」。頁一三五九七。參見註六十。

註一二三：參見註六十。

註一二四：按：「寧宗慶元元年（一一九五）三月，楊氏封平樂郡夫人。三年四月，進封婕妤。楊次山遂當恩得官，積階至武德郎。因概以是年計起，迄行朝亡於厓山（一二七九）止。

註一二五：據宋會要輯稿卷一九一二六儀制一二之十一嘉泰元年皇后曾祖贈（封）以下楊舜元（和）、楊全、楊漸各條。

註一二六：按楊次山會稽郡王，子谷、吳興郡王，子石、魏郡王。

註一二七：同註一二二之（二）。

註一二八：柯維麒宋史新編卷一八一有傳。

註一二九：錢士升南宋書卷六十七有傳。

註一二〇：同註一二五「會要輯稿」楊舜元條云：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皇后

曾祖贈太子少保楊舜元，和贈太子太保。三年五月，舜元加贈太保。四年正月，舜元加贈太傅。開禧元年八月，舜元追封祁王。二年十月，舜元追封魏王。嘉定元年閏四月，舜元封鄧王。二年十月，舜元追封漢王。

註一二一：同上註楊全條云：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后祖，贈太子少傅楊全，加贈太子太傅。三年五月，全贈太傅。四年正月，全贈太師。開禧元年八月，全封永王。二年十月，全封鄧王。嘉定元年閏四月，全封魏王。二年十月，全並追封漢王。

註一二二：同上註楊漸條云：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后父，贈太子少師楊漸，加贈太子太師。三年五月，漸贈太師。四年正月，漸追封成國公。開禧元年八月，漸封安王。二年十月，漸封慶王。嘉定元年閏四月，漸封秦王。二年十月，漸並追封漢王。

註一二三：清徐致靖上虞縣志校續卷七人物楊次山等傳，頁六三六。卷十六列女楊皇后傳。頁一一五二。具見成文出版社景印光緒刊本。

註一二四：清康熙（光緒）上虞縣志卷三十九明德觀條，引「萬曆志」。見成文景印原刊，頁八〇五。

註一二五：宋史本傳：楊次山「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卒，年八十一。」頁一三一五九六。

註一二六：據註一二四：楊家子孫，對於「徒以恭聖故至致貴顯」見註四認為來自一種意外之「殊遇」，乃至「非人力」之賜與，因不敢擁有上虞之第宅，而有獻「宅」為「三清」之事。其心理自可理解。

註一二七：同註一二四引萬曆十四年朱維藩「略記」，文中曾提及楊家在上虞之梗概云：上虞縣治東郭外，有明德觀，相傳為楊冀王故宅。後即其地為香火院云。楊冀王者，名次山，宋寧宗皇后兄也。觀建於宋，火於元，國初復新之。歲月既久，日就蕪圯，予來是邑，顧瞻太息，爰命道士夏以仁亟修之，助以公帑。……頓然改觀，……實城市之靈境也。惟楊氏在宋，封國尚主，富貴絢赫，一時稱隆。今其所遺花園，惟青青一草邱而已……頁八〇六。

註一二八：同上「上虞志」卷二十輿地：古蹟。頁五一七。

註一二九：同上「上虞志」引「萬曆志」。

註一二〇：同註一二三「上虞志校續」卷四選舉，附考，頁四五七。

註一三一：同註一一二之(二)。

註一三二：(一)宋會要輯稿卷一三三四第四冊禮五八，王謚。頁一六五二。(二)宋中興三百年表淳祐五年條。見二十五史補編，頁七七六六／二。

註一三三：同註一三一。按：石卒於淳祐元年，年七十一。

註一三四：同上註。

註一三五：(一)宋史卷三十八寧宗本紀二嘉泰三年十二月條：「金遺獨吉思忠來賀明年正旦」。頁七三六。(二)同上註本傳。

註一三六：據「右武郎知閤門事楊石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宋樓鑰攻媿集卷四十三內制。見四庫全書集別集類，台灣商務景印第一一五二冊，頁七三二。

註一三七：同註一一二之(二)。

註一三八：宋會要輯稿卷一六九一八第五八冊職官一、三公三少，嘉定十五年正月一日條。頁二三三三。

註一三九：同註一一二。

註一四〇：楊石封永寧郡王，年代待攷。唯據宋洪咨夔平齋集卷十三內制：「永寧郡王楊石生日詔」發於紹定三年（一二三〇）概見封郡王於三年之前。見四庫全書集部同前景印第一一七五冊，頁二〇七。

註一四一：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紀一，頁七八九。

註一四二：同上註上「本紀」七九〇。

註一四三：同註一一二之(二)。

註一四四：同上註，一三五九。

註一四五：(一)宋史卷四十二理宗本紀二，淳祐元年八月辛巳，楊石薨。贈太師。頁八二二。(二)宋會要輯稿卷一三三六。第四〇冊，禮五八〇臣諡：「太師魏郡王楊石，諡忠憲」。頁一六五九。

註一四六：同註一一二之(二)。

註一四七：按：谷、石所傳四子，各以「孫」冠一字命名。作「鳳、麟、蕃、衍」。(一)楊子法言卷五問明條云：「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見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臺灣商務景印第六九六冊，頁三〇四。(二)詩卷六唐椒聊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見詩集傳，頁七〇。概見以上四子，命名之基於此。

註一四八：據「福州觀察使楊鳳孫除安德軍承宣使依舊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恩命

不允詔」。洪咨夔平齋集卷十四，見四部叢刊續刊，頁一八〇，臺灣商務。

註一四九：據「楊鳳孫授中大夫、楊蕃孫授朝奉大夫、楊衍孫授朝請郎，楊繼授朝請郎制」。宋吳泳鶴林集卷八，四庫全書臺灣商務景印第一一七六冊，頁七十一。

註一五〇：據「賜楊蕃孫辭免以皇女周國公主下嫁男鎮恩命不允詔」。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五十五，詔。見中央圖書館藏抄本。

註一五一：據「賜楊蕃孫辭免特除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恩命不允」詔。同前「大全集」卷五十七。

註一五三：理宗「口宣」，同上「大全集」卷五十四。

註一五四：據「楊蕃孫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進封淳安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制」。同上註。

註一五五：據註一四九「制」。

註一五六：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下楊續條云：「楊續字嗣翁，號守齋，又稱紫霞，本鄱陽洪氏，恭聖太后姪楊石之子麟孫早夭，遂祝為嗣。時數歲，往謝史衛王（按史彌遠）。王戲命對云：『小官人當上小學』。即答曰：『大丞相已立大功』。衛王大驚，喜以為遠器。公廉介有將，一時貴戚無不敬憚，氣習為之一變，洞曉律呂，嘗自製琴曲二百操，常云：『琴一絃，可以盡曲中諸調……』故國工樂師，無不嘆服，以為近世知音，無出其右者。任至司農卿、浙東帥。以女選進淑妃，贈少師」。見四庫全書集部臺灣商務景印第一四八一冊，頁八四七〇。

註一五七：同上註引文。

註一五八：(一)祝，祈也。戰國策卷九齊第二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條云：「犀首跪行，為儀千之祝」。註：祝，祈也。頁三五五。見九思出版社校註本。(二)祈，福祥之辭曰祝。史記卷一二六、淳于髡云：「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頁三一九八。

註一五九：(一)廣雅釋詁三，祈，求也。(二)詩集傳卷十四小雅賓之初延云：「以祈爾爵」朱註云：「我以此，求爵汝也」。頁一六三。臺灣中華書局。

註一六〇：按四書中庸等十八章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註一六一：按：史彌遠死於紹定六年（一二三三）。續之生，疑在嘉定十六年（

一二二三：以後，迄寶慶元年（一二二五）間。參見註一五六引文。

註一六二：按周密志雅堂雜鈔有：「余向游紫霞翁門」一語。見宋代小說筆記選，頁六五一。臺灣商務。

註一六三：據同註一五〇後村先主大全集卷六十一外制。

註一六四：元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宋南渡後楊續條。中央圖書館館藏善本。

註一六五：據：夏丞肅周草窗年譜，引笛譜二附編王楙跋：「徵招醉江月」皆悼楊續詩：如卷三「重過東園興懷知己」。卷四：「夢遊紫霞，寢而感憤」另韻譜：又有「紫霞翁醉客東園」東園蓋即續居。因認為續死於「咸淳五年（一二六九）」之前。見唐宋詞人年譜金園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

註一六六：（一）宋季三朝政要卷四咸淳四年（一二六八）閏正月初六條：「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頁三二九。見臺灣商務景印四庫全書史部等一〇一一冊。（二）並見佚名咸淳遺事。

註一六七：據註六十「楊皇后家族之研究」附世系表。

註一六八：見註七十六，陳汝咸漳浦志。

註一六九：同上註。

註一七〇：同上「漳浦志」卷之一方域志上，黃如江條。頁一一五。

註一七一：按由廈門往漳、泉二各縣而言：泉州方面，泉州為一〇六公里，安溪一〇〇公里，南安一〇三公里，惠安一三五公里，同安三十五公里。漳州方面，龍溪七十一公里，長泰四十三公里，漳浦一二七公里，南靖一〇〇公里，詔安二一九公里。

註一七二：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八一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條云：「遊手之徒乘機偷渡來台，莫可究詰。聞此項人等，俱從廈門所轄之曾厝垵、白石頭、土擔、南山邊、劉武店……等處小口下船。」

註一七三：同註一七〇「漳浦志」頁九十四，太武山條。

註一七四：同上引諸。

註一七五：同上「漳浦志」卷十九雜志、古蹟、駐蹕處條，頁一五一七。

註一七六：同上「漳浦志」卷之四風土志下，走之屬。頁二四二。

註一七七：按漳浦之多虎害，同上註云：「凡羽書夜行，必作木桶藏身。桶中以橫本肩之以行。虎至，則于桶中鳴金，居民出救。時海禁令重，升鹽價值斗米，……民有冒死偷鹽者，雖百十人為群，而殿後必遭虎搏。」

于是當事者，設獲牢之。二十餘年無搏噬之苦。今復猖獗」。頁二四二。筆者於民國七十年間，為新店市青潭一吳家族修譜。其族來自同安西山鄉，渡台祖神主牌，祇書考名諱，祖妣部分，上貼一小方紅紙而未記載文字。問其原因，族人云：祖媽因坐在家中紡紗時，為跳入屋中之老虎噬而去，生死不明。依俗，被虎噬去者，不能祀入神主。但為表明祖考娶有妻配，故貼紅紙表示。後因渡台。

註一七八：參見後文表四十一。

註一七九：據丙寅歲（一九八六）「重修祖廟碑」。碑見福建漳浦楊氏祖庭。

註一八〇：楊振芳輯福建漳浦佛潭（浮南橋）「楊氏世隆衍系考」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十六開，三十四頁，插圖等三頁。

註一八一：李林昌「宋端宗皇帝外祖父墓的發現」載「梁峰」總二十六期，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福建省漳浦縣文化館編。

註一八二：同註一六八「漳浦志」卷之二方域志上、橋。頁一六四。

註一八三：同上「漳浦志」卷之十八藝文志下，唐詩：頁一四五二。

註一八四：據「漳浦佛潭上世流寓楊氏家譜原本」。見註一八〇「衍系考」頁一。

註一八五：按：有關宋行朝問題之研究，除前引羅香林、饒宗頤二教授之外，又有陳香「宋末二帝在閩行跡考」東方雜誌。黃仲琴「宋帝昀遺跡及故事」民俗。楊成勳「宋帝昀遺跡及故事」民俗。其次香港珠海大學文史系副教授蕭國健，除前引「楊侯大王考」以外，民國七十七年，個人將部份於佛潭等地所得資料，影印寄與參攷，之後據其閱讀資料之來信去：「詳觀之，更證港前人之誤，亮節實未抵香港，又何來居九龍城地區？……提供資料，對我甚大幫助，我『楊亮節與香港之侯王廟』一文，想月內可研究及撰成」。

註一八六：註一八〇「衍系考」引乾隆五十六年楊凌雲「改修舊譜」後附凡例十條之一。見「衍系考」頁十三。

註一八七：「漳浦佛潭上世流寓楊氏家譜源本」，見同上「衍系考」頁一。

註一八八：據註一八〇。

註一八九：見前引「衍系考」，頁二十二。

註一九〇：同註一八七：「源本」後文。

註一九一：按（一）漳州之作「金門」在明代。（二）「鴻境城」以為早期之地名，「鴻境

堡」。見衍系考頁二十三輯道光八年「重新祖廟落成題名記」。內文見文後附錄。

註一九二：前引「漳浦志」卷之二方域去下：「十五都，在縣東南五十里。明設青山巡檢司及陸寨守禦所于此。……國朝遷移後為棄地。今有漳浦營把總分駐赤湖城，有銅山營千總分駐陸寨城。統保八。有保名曰錢塘，去縣四十五里」。頁一五三按成文景印本頁次有誤，今從之。

註一九三：據註一六五考證。

註一九四：參閱註一六一。

註一九五：按指清林焜燦金門志十五卷。

註一九六：許如中（民國四十八年）新金門志人民志氏族篇。第二篇氏族：楊氏。頁二四〇。金門縣政府。

註一九七：郭堯齡等編修（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志卷三第一章氏族源流：楊氏。頁三六五，金門縣文獻委員會。

註一九八：據註一〇八「官澳楊氏族譜」所載「楊氏族譜引」。按：原引雖未署年代。但文字首云：「歲己卯，吾侄子秀，以族譜廢墜多年，未有編纂，請予修舉」次段復有「我祖肖南公，亦叨祖庇，嘉靖中，授任侯官庠生」語，由此推之，作者楊履泰，稱「肖南」為祖，而「肖南」於嘉靖中授庠生。由嘉靖中至「歲己卯」約三十餘年。文中且提及嘉靖間倭寇來襲。以致譜毀之事，因推為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己卯為成文年代之上限。唯詳情仍待考證。

註一九九：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本紀：附二王紀，頁九三九。

註二〇〇：參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八〇宋紀度宗咸淳十年七月甲申條，頁四九二七。

註二〇一：同註一九九。

註二〇二：同註一九九，頁九三七。

註二〇三：同上註。按同上引「通鑑」卷一八二帝昀德祐二年（一二七六）正月癸未條云：「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昀為廣王，判泉州。」又云：「先是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以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社稷，又請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頁四九七五。

註二〇四：同註一九九，頁九三七。

註二〇五：同註一九九，頁九三六。

註二〇六：同上註，頁九三七。

註二〇七：同上註。

註二〇八：按同上本紀，「正月庚午（初四日），同簽書樞密院事黃輔、參知政事陳文龍遁」。「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癸酉（初七日），左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遁」。頁九三七。

註二〇九：同上註，頁九三七，甲中日條。

註二一〇：同上註，頁九三八，甲中日夜條。

註二一一：按同註二〇三「通鑑」云：「至是宗親復以請，太皇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修）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頁四九七六。又頁四九七八云：「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釋從行」。按宋季三朝政要卷五作：「正月十二日，秀王與釋奉皇兄是、皇弟益王昀，出宮航海」。日子，輩分有誤，見四庫全書臺灣商務景印第三二九冊。

註二一二：同上「三朝政要」卷六景炎元年五月一日云：「廣王登極。……封：妹壽和公主為晉國公主」。頁一〇二九。按晉國公主後於行朝南下時，道中溺斃，墓在九龍二王殿村西北。見前引羅香林「宋季之海上行朝」，註五十一。

註二一三：據同註四十八「癸辛雜識續集」上，頁七。善本「楊亮節」誤作「張亮節」。並誤作正月十二日：「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陳丞相宜中與張世傑，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蘇劉義、張（楊）亮節、張全、挾二王及楊、俞二妃行，自漁浦渡江，繼而楊駙馬亦迫及之」。

註二一四：同前「通鑑」卷一八二，頁四九八〇。

註二一五：同註一九九，頁九三九。

註二一六：同上註，頁九四〇。

註二一七：按之二王紀：陳宜中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右丞相、陳文龍、劉黻為參知政事，張世傑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另「三朝政要」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司馬、王剛中知福安府。頁一〇二九。

註二一八：參見註四十引文。

註二一九：同上註。

註二二〇：同註一九九「二王紀」頁九四一。

註二二一：同上註。

註二二二：同上註，頁九四二。

註二二三：元劉敏中平宋錄卷中二月癸丑（十七）日條：「孟旗、謝堂、楊鎮赴省，議追詔宋益、廣二王事」。見四庫全書史部，臺灣商務景印第四〇八冊，頁一〇五四。

註二二四：同前「三朝政要」卷五，二月乙卯條：「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遷。丁巳，宋少帝、全太后出宮，……王大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采，駙馬都尉楊鎮、台諫阮登炳……等以上數千人」。頁一〇二七。按：楊鎮北行事，宋史未見。但見「三朝政要」四庫提要雖云：「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觀此「北行」之事推之，並非皆稱中肯之言。

註二二五：同註二二三平宋錄卷中二月壬戌條：「遣史勝賚書赴越州，請福王云，云宋太后令楊提舉、俞提舉、同中貴官盧源守，賚手書及省文，往福建，諭廣、益二王及從臣僚屬，復還臨安」。頁一〇五四。

註二二六：同註一九九「二王紀」，頁九四〇。

註二二七：元史卷九世祖本紀六、至元十三年冬十月戊子（二十七日）條有云：

「兵部尚書王儀，吏部尚書兼臨安府安撫使楊鎮，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迷里忽辛並參知政事」。見新校本頁一八六。

註二二八：按：依外戚楊氏一家，若依史料之顯示，隨行朝南下者，祇見石系楊亮節一族而已。其在臨安而言，尚有谷系三大房之後。至於楊鎮由趨婺途中北返後，是否曾與行朝保持消息之通往，雖未見正面記載。唯元史卷一七〇中屠致遠傳，記有一事云：「中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宋平，……臨安改為杭州，致遠遷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撈答、誣服，獄具。致遠識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為謝，致遠怒絕之」。事並見「續通鑑」所採。由此史料論之，玠節與亮節同輩行，為楊鎮之姪，亦亮節之兄弟輩。所謂「與宋廣、益二王通」揆諸情理，當為與身在行朝之族人通而搭線。但事雖以中屠致遠之明辦，竟獲超脫。但南北之間，仍未脫書信通往之成分。頁三九八八。

註二二九：同註六十一「指南錄」卷之四，至安福第六十二。頁一八六。

註二三〇：同上書，蘇劉義第四十三。頁一七七下。

註二三一：同註二二三平宋錄卷中，二月辛酉（二十五日）條。按四庫全書本誤作「辛丑」，頁一〇五四。

註二三二：同前「三朝政要」卷六，十一月條。頁一〇三〇。

註二三三：按行朝泉州之敗關鍵：「二王紀」云：「（景炎元年十一月）乙巳（十五日）是入海。癸丑（二十三日），大（元）軍至福安府，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是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初，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是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是移潮州」。頁九四二。

註二三四：據同註二二三。

註二三五：同註一九八「譜引」。

註二三六：同註一九九「二王紀」，頁九四三。十二月丙子條。

註二三七：同上註，頁九四五。

註二三八：見註一〇八「楊氏族譜」。

註二三九：前引「衍系考」，頁二十六。

註二四〇：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頁二〇九，觀察使條，見鼎文書局黃編本歷代職官表附清史稿職官志五。

註二四一：據「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閩門事楊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見宋樓鑰攻媿集卷四十三。四庫全書臺灣商務景印集部第一一五二冊，頁七三二。

註二四二：據「右武郎知閩門事楊石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見同上書。

註二四三：據「楊鳳孫換授福州觀察使知閩門事制」。同註一四九鶴林集卷八，頁七十一。

註二四四：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六觀察使條云：「無定員。初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凡諸衛將軍及使遙領者，資品並止本官敘。政和中，詔承宣，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頁三九四八。

註二四五：同上書卷一六七，頁三九六八。

註二四六：同上註：頁三九五五。

註二四七：同上註：頁三九五六。

註二四八：據「衍系考」頁四引錄。

註二四九：弘農：按日青山定雄中國歷代地名要覽，漢弘農郡在後之河南府陝州靈寶縣。後漢、晉、隋、唐天寶、乾元同。弘農縣在靈寶縣西南三十里。後爲靈寶縣，頁一五四。

註二五〇：同註二四八。

註二五一：同註一九九「本紀」頁九三八，二月壬寅（初六）日條云：「壬寅，猶遣賈餘慶、吳堅、謝堂、劉岳、家鉉翁充祈請使。是日，大元軍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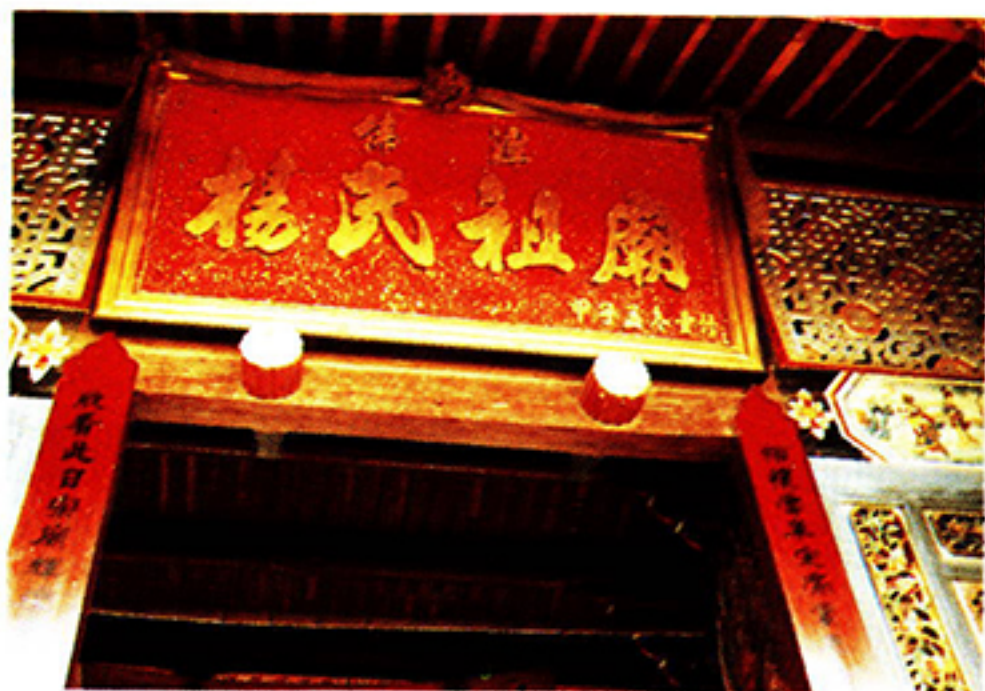
註二五二：按二王之出京。（一）本紀繫事：日期未詳。（二）「續通鑑」繫事於正月二十日戊子。（三）又「錢塘遺事」卷八，即作「丙子正月十二日」。（四）按「二王紀」則繫事於「大元兵至高亭山」後。是日，爲十八日甲申。因據史事爲排日列表：出京應在二十二日寅夜，故從「續通鑑」爲是。並參閱本文第五章（二）之一考證。

註二五三：據註一八一「梁峰」文。



佛潭楊氏祖廟全景

祖廟大門上之橫匾



寢殿之神龕



祖廟之獻殿



宜蘭味濃郁之佛潭鎮



嶼子尾遠望廈門港



小巷裏豬肉攤



佛曇橋與遠處之佛頭石



「老娘」在教「小寶寶」覓食



端午節前一日之佛曇橋



木棉庵之壁上題詩賈似道被殺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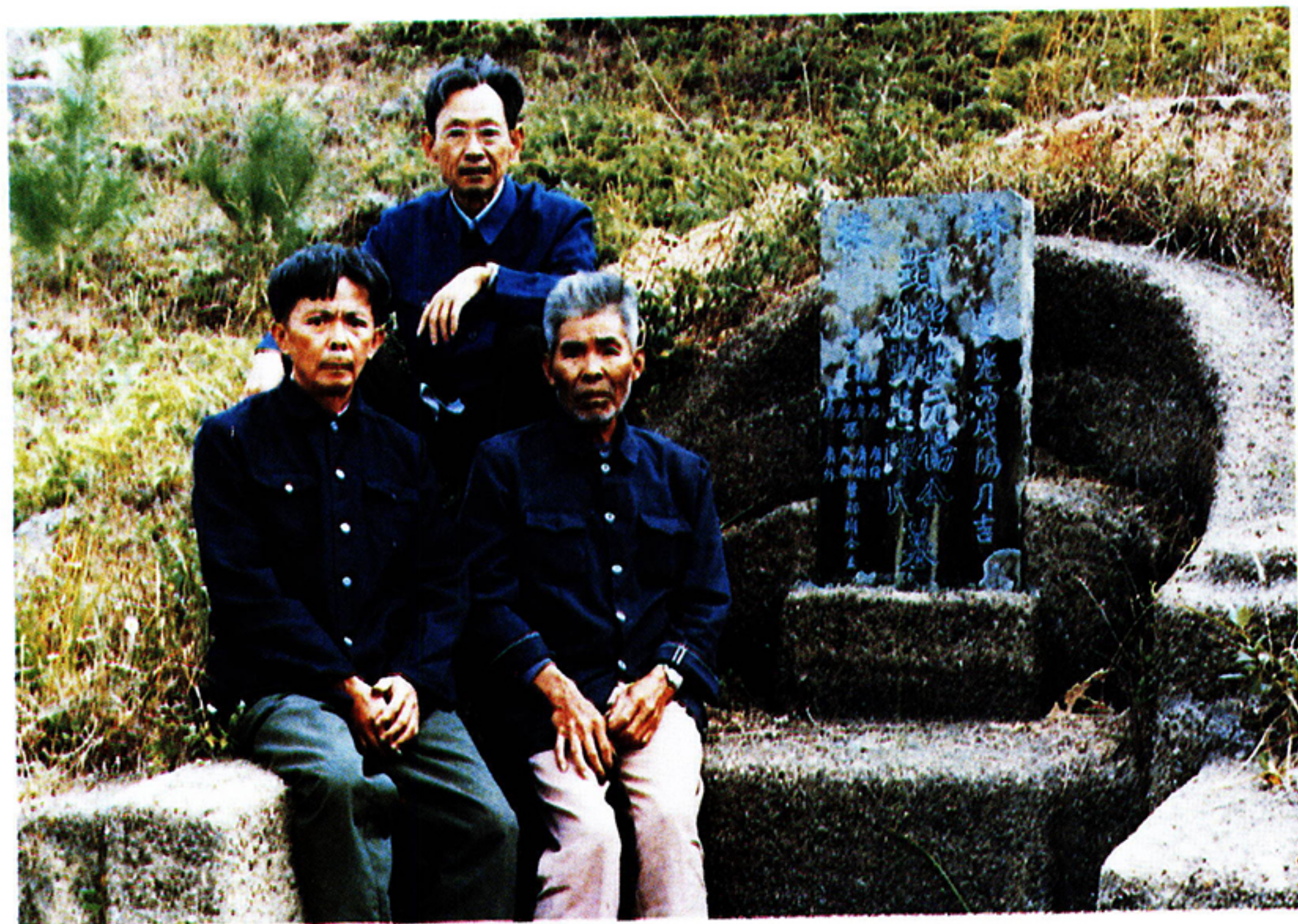
傳說中楊亮節遺跡之鷓鴣石



宋若和郡王隱居之趙家堡



趙家堡之宋室遺裔



林埭楊氏族人與臺灣祖之墓

臺灣祖之墓下款缺遷宜蘭之第三房子孫名



劫後之小宗宗祠



佛潭街上之碑坊

見於宜蘭之金浦楊墓



見於羅東之金浦楊墓



見於頭城之金浦楊墓



移居臺灣之重修金浦楊族譜



楊氏大祖祖廟之嘉慶重修祖廟碑



見於三峽之金浦楊墓碑

楊太后真像



楊太后懿諱
度宗之淑妃
生于山呈為端
宗宋亡赴海死
壽三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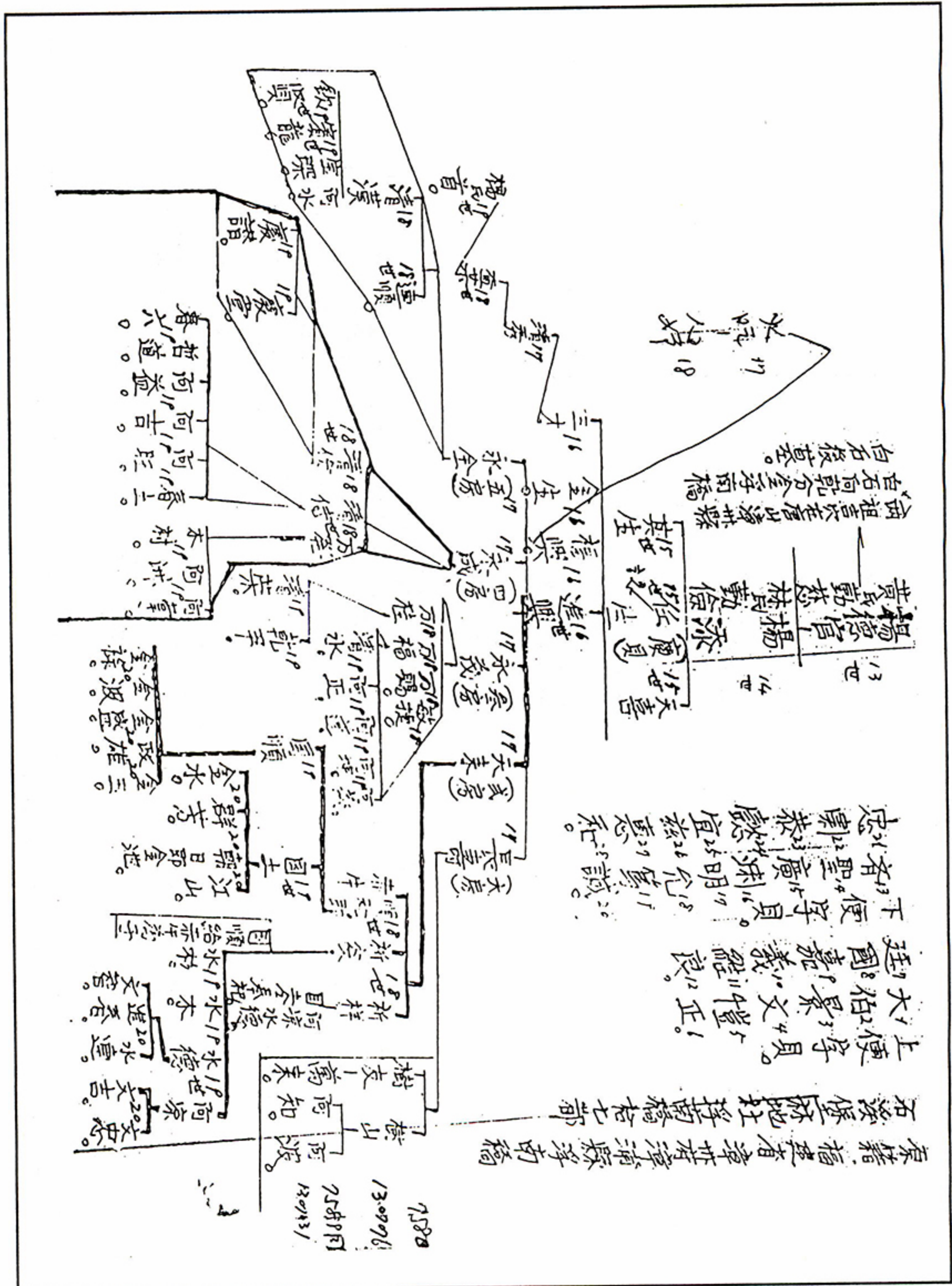
原籍清國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
浮南梧庄

十五世祖廣成公兄弟十六清乾隆
元年台北佳居北淡水內港拜爵堡
改炎台北府淡水縣拜爵堡

八世祖璋國兄弟三人

九世祖涕家十世祖綿義。

十一世祖涕為十二世祖良兄弟二人。



見於桃園蘆竹之金浦楊抄譜書影

楊氏家譜

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金浦縣浮龍橋

楊家歷代三字韻：

家義為良代百景文

齊聖廣淵明湛篤成

宜滋惠和忠淑共懿

見於臺北地區之金浦楊字行抄本書影

金門縣湖峯楊氏族引

楊志文

一、楊氏大始祖：

楊氏始祖，寵錫楊侯、唐叔虞諱杼公、開基弘農，按弘農郡位於今河南省、洛陽以西、陝西省商縣以東，及山西省南部一帶，據百家姓所載，此即楊氏之來源。又據古書所載，楊家之鼻祖，乃周宣王之幼子尚父，因封楊侯於弘農郡，以後子孫遂以楊侯而姓楊，號弘農。

二、金門楊氏始祖：

入金門官澳鄉，始祖亮節公，由浙江省杭州移居，為大始祖諱杼公七十六世孫，公為宋淑妃慈禧太后之胞兄，德祐間，元兵侵宋迫京都，公輔慈禧太后及二太子廣王昺、益王昞如婺州、元兵進迫，遂入臨安，匿山中凡七日，旋走入溫州，居江心寺，嗣復航海福安，公同丞相陸秀夫、張世傑等，立廣王昺即帝位，尊淑妃為慈禧太后，益王昞為衛王，公為處置使，元兵又逼福安，公隨帝遷泉州，詎招撫使蒲壽庚悖亂，閉城不納，時公因軍務別往，迨回，帝已揚帆南遷，公不及焉。隨同三子追尋至漳州，第三子因途勞染病，不能從行，寄養於漳郡漳浦縣佛潭村（即浮南橋，人口在萬丁以上），公復同二子長佛細、次佛成，來廈覓航，將欲南渡，忽聞慈禧太后及帝，在龍登洋遭颶風覆崩舟中，公進退不得，遂埋名來漳州，隱於官澳鄉，不為元臣，因而肇基焉。

三、湖峰楊氏始祖：

湖峰始祖建業公，乃官澳二世祖佛細公之三子淑季公所出（即八房之派），時在明朝初年，公因逃避倭害，來此定居，子孫蕃衍，聚族成村，名曰「湖峰」，後世子孫為溯源崇本，遂創立祠宇於村之西北隅（楊氏家廟），春秋奉祀。

湖峰分八房，即天、地、人、日、月、星、君、臣是也，古寧頭林厝乃七房分支，榜林乃八房分支，各立祠宇，惟林厝祠宇於卅八年古寧戰役時被摧毀，以上分支，係主要村莊發源地，嗣分佈本縣各村落及海外均有之，未盡一一。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五日裔孫志文謹識。